



16  
2798  
15



門 16  
號 2798  
卷 15

黃澤浦集卷二十九

雜著

易象正序例

凡易本於日月與天地相似其有不準於天地本於日月者非  
易也天地之用託於日月日運南北以爲寒暑月行遲疾以爲  
朔望氣周象纏或盈或虛各以其節積久而合纖毫杪忽不可  
廢也世之談易者但畧舉陰陽粗明氣象而已其次乃專談理  
義以爲性命今以厯律爲端日月爲本六十四爲體七十二爲  
用天道爲經人道爲緯理義性命以爲要歸其自孔門而下諸  
儒所談一槩實之不復道也其大要以推明天地本於自然其  
大者百世可知其小者千歲日至其煩者更僕難數其簡者一  
言可盡要以不悖於詩春秋而止天下研精之儒必有能明其

昭和十九年  
三月二十八日  
購求

說者故先爲二十四圖以引其端焉

凡易之必有圖象數度猶人身之必有腑臟肢體因形測脉因脉測理不知形色而談天性猶未有人身而言至命也十翼主於明理立中爲極以陰陽剛柔辨其位序使人體中蹈和究於無過恐占卜推步流爲讖緯無復入聖之方然自洪範而後有詩春秋精理奧義與易同體非復世儒夢寐之所嘗到乃知性命文章微顯合化真有可聞不可聞之異學者尚辭流於淺易占者尚象墜於旁谿必舉四尚以歸一誠并舉三經以綜十翼則是書所正粗有發明猶左傳之於春秋儀禮之於禮記別自爲義不離本經至於解釋之文復殊訓詁恐觀者難入復舉諸例以發其凡焉

凡易自春秋左氏暨兩漢名儒皆就動爻以論之卦虞王而

下始就本卦正應以觀攻取止論陰陽剛柔不分七八九六雖易有剛柔雜居之文而卦無不動玩占之理象正專就動爻以明之卦六爻雜動皆可錯綜今舉春秋玩占之事十八條皆論之卦以存舊志

春秋說象凡例十八條

觀之否

莊公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人妻之使爲工正方完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外異國非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它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庭實旅百奉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矣然獨有觀焉故曰

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在異國若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此論觀之否以謂極而且泰者也以其動爻勝其之象以其大往而占它國

### 屯之比

閔公元年晉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此論兩豕而兼取象者也盤桓建國且親諸侯

### 大有之乾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楚丘父卜之曰男也其名爲友在

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公所此論兩豕特異其繇者也曰父曰公以離

### 歸天

### 歸妹之睽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此論之豕以本象稍變其辭者也曰震曰離以同而異大事不吉故爲羸敗姬凡易之占卜多繇也而取易者近是

### 大有之睽

僖公二十五年天王出居於汜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謝不堪

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公用享于天子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此論之象以勤王爲小事受享爲大吉也

### 豐之離

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此非卜筮也謂古之占者皆曰之卦而已畜牝牛則亦可以靜矣

### 師之臨

宣公十二年楚克鄭許之平晉荀林父救鄭先穀佐之及河聞平荀桓子欲還先穀不可智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眾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則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此亦非卜筮也而詳於之象

### 艮之隨

襄公九年穆姜入於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穆姜述隨之象及乾之文言而諱其本象諱之者何惡其辭之著也然而猶述隨之象辭則是論之象古之通法也然則曰艮之八何也曰是二八也五爻皆動而二獨不動其辭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則是不動之隨也易有五爻皆動而占其不動者若艮之二八是也不曰二八而曰之八史誤也或曰周易占九六歸藏占七八是非歸藏也而占其八故穆姜之說近古也然而皆繆也是謂

艮之坤

困之大過

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將娶東郭偃之妹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此其較著者也然而君子值之不懼無悶故繫辭所稱疑非聖人之意也夫猶有利往之義存焉以謂不往則已耳

復之頤

襄公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怒而還之歸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德政而貪昧於諸侯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楚不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休吾民意謂自養者也是舉本象以及之彖也

明夷之謙

叔孫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楚丘父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日日爲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日乎故曰爲子祀日謙當鳥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翼日動故曰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名爲牛是多附會之辭大

抵明夷爲傷謙爲有終傷而有終與有終而傷互取之也是亦古之占法也

### 屯之比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嬖始生孟縶而跛既又生元孔成子筮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故孔成子立靈公是與畢萬同占也皆論本象不宣後夫則未之及也取其元永貞者而已

### 坤之比

昭公十二年季平子之不禮南蒯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

善之長也中不中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色事不善不得其極供養三德非此不堪此論之卦得於原筮也

### 乾之坤

昭公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信乎蔡墨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有參龍氏御龍氏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无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此舉之卦而通諸彖者也

### 泰之需

哀公九年宋伐鄭晉趙鞅卜救鄭未決陽虎以周易筮之

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若帝乙歸妹而有吉祿我何吉焉乃止此論本象而通之彖者也之彖何也曰緩也曰待也不進也故以和語解之也

乾之否

簡王十一年晉孫談之子周事單襄公襄公有疾謂其子頃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昔成公之歸也晉人筮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晉仍無道而又解冑後之不知其次必此此猶之公子完之占也否皆毀近而成遠者也

屯豫之坤

秦伯召公子重耳於楚楚子厚幣送之於秦公子親筮之得貞屯悔豫皆八是兩筮也先筮為貞後筮為悔兩筮之陽爻皆動陰爻皆不動不動者多陽變而從八八即坤也古人名坤曰八猶今之言坤八也筮史占之皆云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又曰震龍也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眾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眾車震武也眾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又曰主震長也故曰元眾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軍故利貞車上水下必霸小事不濟壅也故勿用有攸往眾順而威故曰利建侯司空季子之言未及於坤也然而眾順而威先迷後得則皆坤也筮史占之以為爻閉無為則猶之坤也穆姜以艮之坤為艮之隨則猶諱其牝馬不徒以謂不快云



耳

泰之坤

秦伯納公子及河董因迎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實沈之墟晉人所居今君當之無不濟矣臣嘗筮之得泰之八是謂天地配吉亨小往大來今及矣何不濟之有是卽所謂泰之坤也易喜陽動陽動而從八言八而不言七東北不利而西南之利也

夬之革

附見

自春秋諸史及漢儒而後畧明象數者有河東關朗子明魏同州刺史王彥問子明以治亂損益之數子明布著得夬之革歎曰從今甲申二十四年戊申甌始宮掖蕃臣柄政參伐之墟有真人出焉二雄舉而中原分彥曰請究其

說朗曰乾坤之策不過三百八十四終則有始天之道也自魏黃初以降天下無至黃初元年庚子至今二百八十四載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當有達者生焉更十八年而王者始合子明之論未爲闕也然陰陽之位南北分屬至於夬姤萃升上下交變隨唐之間夬革始交可不煩布著知其隆替子明持假著爲說適與爻象相合此亦論之卦頗通大義不復舉其辭者也

以上十九條皆舉之卦或玩其辭或占其象或因其數雖未明兩象合闡以釋本爻之說而皆未嘗徑遺之卦單證六爻也世儒但見繫辭不言之卦直舉象義遂以爲聖人不談變象但卽辭明意而已不知聖人擬議變化存乎德行脩辭立誠歸於易簡繫辭皆說之卦而不

著之卦之蹟理象渾涵非儒者所窺今舉文言而外繫辭十九條皆指所之以闡微義因而求之四千九十六卦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六爻皆可義起也

繫辭說象凡例十九條

中孚之益

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此言中孚之益者也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行者君子之風雷也風雷之動小者百里大者千里君子言行動於天地

垂於百世可不慎乎

同人之離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此言夫同人之離者也同則物不能離之矣離之而同其道益光同之而離不失其時苟明在其中天下信之出處語默雖有不同百世而下猶可以相諒也

大過之夬

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此言夫大過之夬者也夬而慎之蓋猶有孚號告邑之心焉夫是爲書契之始也乎以糾以絕何

言之微也

謙之坤

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是謙之坤也先迷後得非以為利也

乾之夬

易曰亢龍有悔子曰貴而無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是乾之夬也祿則不施德則居於已行有夬夬之事動有夬夬之言是君子之所畏也

節之坎

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君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

密而不出坎曰惟心孚行有尚以心為行以節言語謹出入何不密之有

解之恆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甚哉聖人之嚴也以為解之不可恆也恆雷恆風則萬物毀敗故赦過宥罪君子所不樂數試也以為解而可恆試則貪暴者多上慢其下下翫其上盜心乃生故作易者知盜是聖人之致也

大有之大壯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言大有之大壯也大有元亨大壯利貞元亨順也利貞信也合之爲乾性情既正貴德而尚賢故有順信之功無用壯之失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大有大壯之合於乾者也象曰非禮不履履信思順非賢者而能之乎故又曰神農氏斃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言大有大壯之可通於變者也

咸之蹇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

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此言咸之蹇者也凡人多難則多思蹇之屈信通於龍蠖往來憧憧皆爲朋從故其卦爻五言往來譽反連碩歸於反身脩德而已聖人不舉蹇卦而但悉言往來之義使人感歸於無感思歸於無思反身體虛以受天下是仲尼周公所爲窮神知化崇德致用之旨也

困之大過

易曰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旣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此言困之大過者也當困而困當失

據而失據聖人亦不之非也各非其所則雖不懼無悶聖人亦哀之矣是困而大過者也

解之未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弓矢動靜明晦之義也以射隼者解狐則可謂慎於辨物者矣利與不利疑信之間而已

噬嗑之晉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無咎此言噬嗑之晉者也刑者德之末也德明則刑息小人用其畏君子用其明明之與畏皆本也君子有不用法而得用法之意者晝日三接是也晝日三接則亦莫蔽之矣

噬嗑之震

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因此言噬嗑之震者也晉則用其明震則用其威舍明而用威君子之不獲已也然而君子又以恐懼脩省則君子之所自治也

否之晉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言否之

晉者也晉昭明德以休其否危亡甌亂之形不蔽於上豐亨豫大之言不蔽於下則可謂大人之智矣

### 鼎之蠱

子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言鼎之蠱者也人求舊器不求舊君子之所慎也夫亦德知力三足而已矣缺一不可

### 豫之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此言豫之解者也豫之貴蚤解之貴夙也聖人所貴先覺也不

然則已緩故又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亦於上下之交不諂不瀆則可謂夙知夙成者矣

### 復之坤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言夫復之坤者也萬物之所還元也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則顏氏子亦有焉

### 損之大畜

子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易曰二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此言夫損之大畜者也三陰則損兩陰則畜致一以畜兩是萬物所從出也

### 益之屯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此言夫益之屯者也益者損己以益人屯者求人以益身故益有不可聚屯有不可益君子見善而遷聞過而改然亦不以危懼而輕與民則險難雜生傷之者至矣故君子所終始慎其言行也

以上十九條皆舉繫辭推合之卦或指卦德或兼彖義以明精義默成之指世儒但見聖人言意眞質不滯所之遂迸棄要典以左氏爲穿鑿不知聖人觀象立辭因動觀象不動則象無可占不占則辭無由立今兩彖以論一爻雖有雜占不離兩象復舉乾坤十二爻而外彖

象明白最可據者十九條皆指所之以發其蒙焉

本卦說象明義凡例十九條

屯之節

其辭曰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此卽勿用攸往利建侯苦節不可貞之意也屯遭守正待時而動動而中節經綸乃見是數度德行之所從出也此條彖象明白第一

訟之困

其辭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錫鞶帶者見大人之象終朝三褫者有言不信之象也君子當訟不訟內反諸己信則行之疑則違之是大人之義也此條彖象明白第二師之臨

其辭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出以律者丈人之義否臧凶者八月有凶之義也舉日則極於七舉月則極於八七者陽之始八者陰之終也律治七而去八故七八之會否臧分界陽節盡而陰節進丈人之所慎也此條彖象明白第

三

### 小畜之大畜

其辭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有孚攣如密雲不雨之義富以其鄰不家食之義也小畜而之大畜自西郊而涉大川文王之所用也周公以文考之雙辭發仰思之獨智福者以為福孝者以為孝皆於兩畜取義焉此條彖象明白第

四

### 泰之明夷

其辭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此四誠者皆艱貞之義也易之具此四誠者寡矣處泰而有明夷之心猶否而有包桑之繫也此條彖象明白第五

### 同人之革

其辭曰同人于郊无悔自野而郊已日之義悔亡無悔之義也同人而去故雖未得志善用柔者矣以柔去剛何悔之有是猶未至於革命也文王之事也此條彖象明白第六

### 隨之屯

其辭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交而難生不謂貞凶乎再備四德不謂之明道乎勿用利建何咎之有隨之再備四德者三焉六三之革係於丈人上六无妄係於



西山屯未有所係也係於道不係於功則猶之無係也偕時焉耳偕時而行喪其所獲不謂失保其所獲不謂得晦息以待明是經綸之始也此條象象明白第七

賁之艮

其辭曰賁其趾舍車而徒不獲其身不見其人非舍車而何乎賁走也艮止也賁小利往文明以止則猶之不往也小象得賁而不利往者多矣益之以艮則是弗乘也君子之進以禮而止以義斷若折獄若賁之艮是也此條象象

明白第八

遯之姤

其辭曰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甚矣君子之毅也女壯勿用必遯遯而執之執若黃牛之革是不以固乎曰是

君子之貞也當遯之時雖強以利祿唱子要女而有不取也夫其所執甚平而立意甚嚴曰吾遠之若鬼神焉耳此條象象明白第九

大壯之歸妹

其辭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小人之壯與君子之罔而皆不知做者乎物數之有終做一也而君子不失其正貞而有厲亦貞而已易之取義十九取象十一大壯之體羊也歸妹之用羊也疆陽必敗君子去其疆陽者而已壯罔之無攸利已知之矣君子又何占焉此條象象明白第十

家人之漸

其辭曰閑有家悔亡是則質言之而已女貞而歸歸而利

貞非閑家悔亡而何乎故不可貞者幹母之義非取女之義不利君子者歛德辟難之義非居德善俗之義也此條彖象明白第十一

蹇之井

其辭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是兩卦者皆德也君子脩德不及於命上君下民而非以爲身也遇險而不止利人而毀已君子將爲瓶乎亦爲井而已瓶可羸也井不可羸也時位可羸德不可羸君子之視德與躬將爲二物乎爲二事乎舍躬而事王不計得喪天下改命是大人者猶無改於其德故相得其効而民得其養是蹇之井之義也此條彖象明白第十二

損之中孚

其辭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豚魚之與元龜同信也益之中孚以豚魚益其元龜夫有以益之乎無以益之乎益則用永貞損則不用永貞上帝之祐損有甚於祐益者乎神明之於豚魚豚魚之於元龜各本其無所益者而益之二益之於十朋同致也此條彖象明白第十三

萃之否

其辭曰齎咨涕洟无咎是宜見大人也而見匪人世道將微狐烏成羣齎咨涕洟其心孔悲夫固有諒其精誠者矣利往不往又何咎之有夫當艱虞之時而君子辟難可乎曰免咎而已何不可之有此條彖象明白第十四

革之同人

其辭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利涉矣而曰征

凶何也曰利君子貞則猶未有涉者也是其君子小人雜也雜而同同而革則猶有異義也故不如擇正而居之是類族辨物之義也不如折獄致刑之著矣此條象象明白

第十五

豐之明夷

其辭曰豐之蔀日中見斗遇其夷王吉夷王非明王也然而遇之則亦明王也明王難遇而夷王難避遇之於所不避與避之於所不遇則固有暗而不傷者矣日中見斗何憂乎夫易之爲辭則固有偶襲者若益之上六非爲恆也而曰恆心小過之六五非爲小畜也而曰密雲固偶有襲之而夷王之與配王則必有取之也無它取之日月也日月者德刑之主也此條象象明白第十六

巽之蠱

其辭曰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蠱之用六甲巽之蠱用六庚是非偶襲也金木之府仁義之用則於是取焉申命振育非是庚甲曷取乎聖人之治辭若治星辰也其有明著而互出則其次舍在焉耳天下之言爻畫正應相類者此其選矣此條象象明白第十七

中孚之節

其辭曰翰音登于大貞凶貞矣而又不可貞豚魚之在淵可貞者也翰音之在天不可貞者也獄多疑也而執之情多緩也而急之以爲誠信而駸著於天下故翰音之信不如豚魚之信也文不如質聲不如實苦緩不如苦急是其節此條象象明白第十八

既濟之明夷

其辭曰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是正謂明夷者也明夷者文王之事也東鄰終亂而西鄰初吉周公之師文王特取兩象之辭彼此相加近而六十四中而四千九十六隨而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理義哲然必不敢悖文王之說以自爲說至於辭有顯晦義難遽合亦當涵泳繹思必不可謂象自象爻自爻象自爲體爻自爲用一象之體不通於各爻之辭兩象之辭不通於眾爻之象也此條象象與諸條相較尤爲明白第十九

以上十九條皆舉象象通義最易曉者略引其端雖三百八十四爻其以兩象會通闡幽顯微其義一也世儒驟讀爻辭時與大象不能遽合輒疑其說以爲爻象分

行文周異旨故復舉爻象正變或吉而之凶或凶而之吉微有異同尙煩擬議者其繇吉而凶二十四條繇凶而吉一十二條凡三十六條略開其意以釋眾滯焉小象疑誤殊多以非周文原旨不復正也

本卦說象疑義凡例三十六條  
屯之益

其辭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有三利而爻偁泣血何也曰象者材也材者德也之者時也序者位也德有不勝時時有不勝位屯之時不可以益而益之上之位不可以用而用之與之乘馬策以必往而猶有裨益之心焉猶雲雷而加之風也雖不泣血得乎是亦經綸之窮矣窮而不凶固有之也是條象象亦無疑滯第一

師之升

其辭曰師或輿尸凶南征吉而或輿尸凶何也曰當其時矣而不當其位故或之或者有凶凶不在於丈人也而丈人分其恤則謂之凶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二

比之觀

其辭曰比之无首凶有孚禺若而曰无首何也曰是後夫也而又不薦殉名而喪實飾貌而無中以不寔之時而鬼神其道猶之匪人之比也是才德不備時位皆去者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三

泰之大畜

其辭曰城復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何也曰泰極則惡大是未至於凶也然吝矣以才德自命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亂雖有學識猶之多藏也故復隍之義不如苞桑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四

觀之渙

其辭曰闕觀利女貞何也曰不薦而假廟是非丈夫也君子之觀於有廟猶觀於象魏也其假廟猶假於鬱鬯也而女貞是取以女貞之靜守涉川之智吉凶未變也尚可以薦何醜之有乎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五

噬嗑之晉

其辭曰履校滅趾無咎蕃錫之義非謂履校也而履校之何也曰明飭者取於白昭則亦可以懲惡矣无咎之辭又何怪焉司寇蘇公固以足受賞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六

噬嗑之震

其辭曰何校滅耳凶七豎不失而曰何校滅耳何也曰是二者繫辭嘗誦之矣君子之爲刑法將以自治也昭德之不足而至於恐懼脩省則後矣後而猶可以不失已失而後聞之則無及也故爻繫之辭俱嚴也必如文王之意則謂烈日震雷非以殺物也昭誠而已是條彖象亦無疑滯

第七

剝之晉

其辭曰剝牀以膚凶何也下不厚生而上有腴仕明德不昭而寵賂下流剝者曰喪錫者曰放所以敗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八

復之頤

其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自易之言凶未有如此者也有求口實亦取吝而已七日不復其災十年奚取之乎曰復不終日者也七日不復雖十年亦不復之矣觀頤之信不近於義食言不肥是君子之所恥也小事猶眚用師則災師者讒口之門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九

坎之渙

其辭曰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王假利涉而又有叢棘之凶何也曰坎險也渙散也德險而才散不及其時不得其位以宗廟之器投艱危之域猶以俎豆爲矛戟也故彖有散辭卦無散位時位者君子之所貴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

頤之益

其辭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既曰利涉又曰不可涉何也頤主而益客也頤不可益而益之是以既益也猶屯之益是也屯無位而頤有位而動以貪自食冒險而求益天下之不可益者口實而已故貞者王也不貞者客也涉大川者客也不涉大川者主也主居而客行者也主不從客是條象象亦無疑滯第十一

恆之解

其辭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既曰夙吉又曰貞吝何也曰是不恆也既利貞矣而又曰利往既曰无所往矣又曰有攸往則是不恆也不恆而解解而緩緩而無位事之所以敗也是條象象亦無疑滯第十二

恆之升

其辭曰田无禽何也南征之行非爲禽也升之大人尙其德田之有禽尙其功貴德而尙功名位動於中則憂恤從之矣无禽之田則猶未變恆也不入於凶不躍於咎何恤之有是條象象亦無疑滯第十三

恆之大壯

其辭曰浚恆貞凶无攸利既利攸往矣又兩利貞而曰貞凶无攸利何也此言夫過恆者也木門之信是也恆以爲德大壯以爲才鬼神忌之何利之有故吉凶之相反未有如恆者也不貞之恆不可爲也過貞之恆不可爲也將進而求其恆性不求其恆性則亦猶之平人而已是條象象亦無疑滯第十四

恆之鼎

其辭曰振恆凶既曰无咎利往元亨而又曰振恆凶何也恆靜者也鼎動者也恆從舊也鼎從新也恆之有大壯有解有升有鼎皆動也動而棄其故雖有美材猶之無材也然二動而得小過五動而得大過猶且不至於凶者何也曰恆雖得過猶且過於恆也恆人之過也不失其位以恆人之位當君子之材彼有其福而此有其禍故才之不及位者十有八九矣此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五

解之恆

其辭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何也曰是亦猶恆之解也解緩也恆久也緩而久以爲天下無患且負且乘苟恣其慾寢處而已於是盜賊起而攘之自以爲無過也而爲寇攘

益之屯

所斥笑則是貞吝之謂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六

其辭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是三利也而曰勿恆凶何也利涉利往利建則可以益之矣又曰勿往則是莫益之也莫益之則是或擊之謂其多利心焉身不安心不

姤之巽

其辭曰包无魚起凶利往利見而曰无魚起凶何也女壯之女非以利見也魚不在包陰而治陽无魚之包虛而少鮮則猶之虛辭相誣也久而眾棄之矣是命令之以陰市者也見其小不見其大巽於耳不巽於心是條彖象亦無



疑滯第十八

井之需

其辭曰井泥不食舊井無禽井泥無光也舊井無涉也而見於需何也是井為王者也井進而民食之不進而民不食井而仰於雲雨則猶之棄井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九

豐之旅

其辭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无人三歲不覿凶日中矣而又離明乃曰豐屋蔀家闕戶闐如何也豐盛之時上自謂明而後不明者中之是猶之祧廟也鬼神之庭無人焉則是自為明之過也夫亦謂不得其位乎曰是非不得其位也其位愈高則暗愈甚與之為純牝則可矣是條

彖象亦無疑滯第二十

旅之晉

其辭曰旅焚其次喪其僮僕貞厲錫馬蕃庶矣而曰喪其僮僕何也曰旅非康侯也无位而為位樂華而喪實凡用之得晉鮮有吉者也否之苞桑未濟之曳輪以位自將亦庶乎可耳故中者位之實也用明而失中寡處希榮君子之所惡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二十一

節之屯

其辭曰不出門庭凶何也曰其才絀於德德絀於力知其勿往而不知其利建者以為操尚是固而經綸是去矣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二十二

小過之豐

其辭曰飛鳥以凶是凶之小過者也飛鳥已過而日中自  
在既患之來君子亦無可如何也聽其已過而守其常不  
過者則亦免於大過矣飛鳥之凶又何憂乎是條彖象亦  
無疑滯第二十三

小過之豫

其辭曰弗過防之或從戕之凶何也謂夫大事之舉而小  
事之去下體之距而上體之慕也以小過之才而建侯行  
師過之則不可過防之則不及防或從戕之又何怪乎是  
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二十四

以上二十四條合彖皆吉而爻象反凶以是推之繇正  
而變其辭義差殊者可以理解也又自變而正十二條  
附後

需之既濟

其辭曰需於沙小有言終吉終亂而日終吉何也言夫需  
久而後濟者也久而能濟雖小有言何亂之有故是貞吉  
善思患者也豫防思患可以不亂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  
一

蒙之剝

其辭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何也蒙未可以往也包而  
居之納婦克家則可以安宅安宅則可以育德矣是條彖  
象亦無疑滯第二

臨之歸妹

其辭曰至臨無咎既兩凶矣又得无咎何也是象所謂位  
當者也易亦各從其當而已歸妹之當則猶悅而順順而

動者也然則兩象之義爲時位奪也曰時位者亦兩象之義也兩象包時位時位不包兩象歸妹之至臨猶父母之送其子也當位爲至不行爲臨故去其兩凶以得无咎且謂是未至於八月也是條象象亦無疑滯第三

### 觀之否

其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以否之時不薦不利而曰觀國利賓何也否陽往者也觀之否陽來者也不利君子貞貴通也古之人嘗用之矣不在於異國則在於異世否之觀則亦猶此也謂有占遠之耀焉是條象象亦無疑滯

### 第四

### 无妄之否

其辭曰无妄往吉既曰有管匪人又往得吉何也无妄而

得否則已否矣歛德避難亦不就之謂其無所繫也致誠而行在禍福之外故曰知否者多喜知泰者多敗是條象象亦無疑滯第五

### 家人之既濟

其辭曰有孚威如終吉終亂而得終吉吾得之需與家人矣鄉飲酒大昏二禮者人道所爲綱紀也需有位家人無位有位而用中無位而用威夫亦各思其終而已終亂而得終吉是兩象無取也是條象象亦無疑滯第六

### 蹇之既濟

其辭曰往蹇來譽既濟之終亂繫於動爻而皆得吉非其思防而能之乎需動在中家人與蹇猶之上初也故才生於智智生於思天下未有不思而共濟者也是條象象亦

無疑滯第七

解之未濟

其辭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是見之繫辭矣繫辭之言藏器謂未濟也藏器待時審括而動去其濡尾而獲於高墉使狐失其智而隼失其力夫非其辨之者蚤乎當濟而後解之則可謂不夙矣是條彖象亦無疑滯

第八

升之井

其辭曰貞吉升階何也井德之地也有其德以乘其位緇井羸瓶大人不恤也恤瓶而遠井則是小人之事也風發於地而水上於木句萌畢達以澤百物君子於是勞勸之耳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九

革之既濟

其辭曰悔亡有孚改命吉既濟之終亂也動而得吉者四矣其凶者獨屯之三耳謂屯在險中未可遽濟需訟蹇革家人則無不濟也故終亂之誠君子圖之鮮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

巽之姤

其辭曰悔亡田獲三品是皆為申命施誥之事也然而姤之巽无魚而凶巽之姤有獲而吉何也姤則女王之政也巽則君子之命也姤之懌辭不如巽之多誠是有惠主而用其陰德者也是條彖象亦無疑滯第十一

節之臨

其辭曰甘節吉往有尚八月有凶而曰往有尚何也知其

凶而節之循其陽節不盡其陰節見其陰節而理其陽節  
故八月陽盡君子致靜以養陰二月陰盡君子致和以養  
陽和與靜者陰陽之中也中以爲節有節而甘苦化焉節  
之九五是也易以剛柔論位二五論中守中而當位雖極  
千變不在禍福之內是數度德行君子所制議也是條象  
象亦無疑滯第十二

以上十二條之卦合彖有凶而爻象反吉以是推之繇  
變而正其辭義差殊者亦可以理解也

易曰吉凶見乎辭繫辭以盡變不達其象不通乎辭不達其  
辭不通乎意使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易之蘊皆不可得而  
見矣故象者無辭之言辭者有意之象也學者不解爻辭但  
取兩象合觀則辭意千出有非言語文字之所能盡者如其

精蘊則在乎數度存乎德行雖懸象靜觀別其功凶詳其咎  
譽終日省中未足以周天地之變陰陽之序也世儒牽於舊  
聞守其故說其稍慧巧者又以易多變象不爲典要劈切支  
離務以奇瑣自眩而姬文周孔三聖相傳之意蕩然盡矣今  
存左氏及繫辭三十八條以指所之再舉爻象正變異同五  
十五條以通其說內觀之否屯之比豐之離師之臨困之大  
過復之頤解之恆解之未濟噬嗑之震之晉益之屯諸卦層  
見互發其義一也凡是數條爲之卦玩占之凡例至於範圍  
天地曲成萬物古今隆替帝王成敗則備於圖象存於序次  
通於鬼神準於日月不在辭義之內云

### 易本象序例

象不明則廢道辭不明則廢象辭存乎通象存乎變道存乎用

用以變變以通通而後天下之理得矣君子之言蔽於理小人  
之言蔽於象蔽象則衰蔽理則晦衰始於索晦始於固固以索  
索以固君子以象觀辭以辭觀道象求於變辭求於通道求於  
易子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凡言以明象象生於變辭生於象諸象辭各以變卦繫辭  
合本卦解釋其義如乾初九動即姤卦姤曰勿用取女故  
其辭曰潛龍勿用屯之六二動則節卦節曰苦節不可貞  
故其辭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巽九五動即蠱卦蠱曰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故其辭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家  
人之初九動即漸卦漸曰女歸吉利貞故其辭曰閑有家  
悔亡諸如此類甚為易譬蓋周公爻辭即變之繫特約其  
義故該者廣耳宋儒不察求之於靜故象不明而意甚晦

學此則庶有得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陽從乾陰從坤乾  
坤父母故特用老乾老四九故用九坤老四六故用六用則動  
動則變變則有合合則益費七八不變故不得用少多而老少  
少居而老往老以觀化少以存義故其不變則或曰八或曰七  
九五往來乃雜其居挹彼注茲周流六虛子曰象者言乎其象  
者也爻者言乎其變者也

凡卦之爻三百八十有四一爻變者得三百八十有四二  
爻變者得九百六十三爻變者得一千二百八十四爻變  
者亦得九百六十五爻變者亦得三百八十四通合皆動  
皆靜之卦得四千九十六卦聖人特舉九六之一義以見  
其餘耳歟經傳所筮變動之卦皆不復指本爻但稱某之

某卦如閔公元年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曰吉孰  
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是屯之初九也昭公二十九  
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曰是爲乾之同人  
乾之九二也僖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將納王卜偃筮之  
得大有之睽曰公用享于天子大有之九三也莊公二十  
二年陳厲公生敬仲周史筮之得觀之否曰觀國之光利  
用賓于王觀之六四也昭公十一年南蒯將叛筮得坤之  
比黃裳元吉子服惠伯曰是不宜反其母且不忠信於何  
以吉坤之六五也僖公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得  
歸妹之睽史蘇曰不吉士刳羊亦無血女承筐亦不實歸  
妹之上六也攷諸筮凡遇九六卽將九六之交爲悔卦而  
以本卦爲貞並不必更稱某卦之某爻蓋九六已變變則

有合是之謂也聖人屬辭舉一見百引伸觸類存乎其人  
如謂雜卦不備當屬缺陷之書則乾著用九坤著用六猶  
成偏舉之辭耳更攷雜變之卦如晉公子重耳筮得國得  
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皆八  
者三二上皆八也其初四五則九六也是屯之豫也襄公  
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  
出也君必速出姜曰是在周易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  
而无咎我則無之夫何以出艮之初六六二九三六四六  
五上九也諸皆九六而二獨八其非九六故曰八也聖人  
著象而繫之爻爻存於變變存於著著之所命辭不能盡  
故著其類以觀乎通今日九六而有不變必從其不變而  
占之則是爻當係曰七八也七八無辭傳於九六故從九

六而舍七八古史未云文獻足徵猶且賸然所由不知爻辭非囿本象是以變動指爲靜居動靜殊方體數亦謬是以著不信象象不信辭占或不變變或不占亦可異矣不博大不足以贊化不流徙不足以觀義不雜不支不詳不著故象細於毫末大於虧蔽近於食頃遠於億載幽語於閨人厲語於道路道不止於君臣應不囿於隔四君臣交應處其一德變化會通乃具萬則子曰極天下之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不變曷通厥義乃喪遠近之差貴賤之等六位時乘不可以不辨也

凡靜則觀其應應者陰陽之相求者也動則觀其通通者陰陽之互用者也子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不言君臣而義見焉不言正應而情見焉正應之義始於子繫君臣之說盛

於京生故據一而超二下士而上傳於理則羸於類不具是以聖人立位中於二五憂危存乎三四六象之對觀靜之事也六虛之行觀變之理也是以乾之九二旣僂見龍益之中孚又僂享帝升之六四旣享岐山貞吉升階猶從臣道然則道有五倫變有萬物故曰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卦以六變變以六且物統於一而行以蹟故一卦之日數有六六以倍合故一日之爻十有二故卦三百八十有四爻四千六百有八動靜互存夙夜攸行持半而晝作一閏而後合天地之運人道之紀盡乎此矣



凡卦運各以一變爲主每卦該得六卦如乾自姤至夫坤自復至剝也以貞卦乘之相倍之數得十有二爻每卦得七十二爻如乾之姤至乾之夫坤之復至坤之剝也漢宋諸儒論卦氣不知盈虛積合故以乾坤坎離別爲四正取用一歲不可以遠如此立法別有經緯

### 三易發明

康流與僕交十三載未得所爲康流也壬午夏月僕放歸攜杖靈隱再過大滌山中與康流對榻餐寢十數晝夜乃得稍發康流之藏得其所爲三易而讀之起盲鍼痼幾使先儒無復著坐之處雖與僕所爲洞璣強半出入規摹體似而精義要旨簡潔深勝其爲僕刪繁破冗入室止戈者多矣又數晝夜將遂握手而披蘿席之陳探龍馬之項窮竟周孔所以仰思待旦坐指寢

食之旨嗚嗚此道微絕難言之矣康流沈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閭奧舍皆取其宮中何必窺人之室乎凡此道彌綸本於天地神明所治不關言說單持則意義不宣汎剝則神理不動萃眾說則有五都之音秣獨裁則成蕡桴之貢自楊雲升卿輔嗣而下稠集數百猶之嚙夢也夫子有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易之蘊不可得而見矣凡易之有言語文字供文人之誦習貞士之摸索者此脩辭尙玩之一端非易也卽自焦京管郭而下占筮雜家幽發微中取驗不過一時扶揲不過數策攷其爲效與土木證嚮竹瓦取兆同歸古諸聖人之不爲此鑽仰輾轉反側亦已明矣舍此二條四尚之源已消其半不知夫子所爲三極互立窮變極蹟範圍曲成與天地相似者果爲何物善哉康流之約略洞璣以天地人彙括周

易歸連之旨也康流於洞璣原始微有異同疑千古聖賢要皆  
思索所得僕嘗耽浸此道三十餘年以爲千古聖賢思歸無思  
慮歸不慮始於一畫究於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六爻上下  
十有八變一反一復爲三十六變因而分之爲六十歲秣此人  
生象數之所從出始於八卦三倍相乘爻約三象統於四千九  
十六周爲方圓縱橫萬里以十八倍割之方圓相涵歸於八尺  
之表晷端進退爲大地秣此地道象數之所從出易自二十六  
萬二千百四十四又復倍之或兩或參分律分度依七聖之故  
序雜卦之合差日月相追贏者進順縮者退逆還象之法十三  
分九毫微強以求月食退數之法九分微弱以求氣差本自然  
之盈縮依日月之遲疾以求日月星漢之次皆以一畫參其八  
變視其歸奇盈縮之故以分六十八歲八十五年之交會是爲

天道象數之所從出有是三者布而爲秣次而爲律統而爲易  
去其圖著別其虛實以爲春秋詩詩之逆數虛退四十九實退  
五十五春秋之實退象有一虛退象有九十有四積而退詩十  
有八積而退春秋易詩春秋因天退行皆逆數也聖人爲是三  
者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包帝王之盛衰攝古今之成敗以其位  
序辨其歲數差等百世以觀禮樂爲春秋以定禮爲詩以定樂  
易者禮樂之冕籥詩春秋之祖禰也要以天地行其聲欬日月  
步其塵影則僕嘗竊取之矣康流又爲僕談歲餘四分贏不上  
二千四百縮不至二千一百四十之說僕約此道皆本天地自  
然上帝之所揲掛非復聖賢損益之所能及及如日月歲餘秒  
忽不定但以七十二卦各自相乘五千一百八十四以爻計之  
三萬一千一百有四分爲七歲之辰以七十二卦積之凡五百

一十一歲而歲餘定差五日二千一百三十五約於四分日麻  
減去天行之差以爲縮極酌存天行之中以爲平差則千歲之  
日可坐而致也仲尼之時雖有秘法不出於易看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必謹時日致嚴交食及詩稱朔日辛卯本於幽王中年  
距平王四十九年錯爲易象起於詩亡其義隱然自見故自孔  
明上下理義之精未有過於孟夫子者孟夫子所稱千歲日至  
五百興王卽爲七十二相承之罔不言而體之之爲元引而伸  
之之爲智信篤任遠之爲力得其至曠求之存養之爲盡性得  
其至一立於三極湛然不動之爲至命世儒讀書至脩詞而極  
賢者躬行至立誠而極驟與之談研幾探蹟扞格不通則麤莽  
搪塞以爲是象數之學不足留心又與談古今成敗帝王盛衰  
則謂是識緯之說王者所禁由是依游四尚之中言者得其占

玩卑者習其文辭賢者因其位序收其譽功亦若是而已矣夫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以康流之靜  
專精神十倍於僕又方盛年湛心此道其不以僕爲迂誕原始  
要終務暢其說將繇康流所爲三易者與羲畫禹疇文象孔繫  
同歸又何與僕異同之有

三易指歸

五十年來有一家具要與諸兄交盤破屋殘田曾經周孔清理  
切莫說做帶千金空函帳子也如是主人翁直頭承受如是伯  
亞旅畫號僉書一聽門外人覩虛賄實塵飯塗羹球圖刀訓吾  
都無復說處

何羲兆云旣無說處有何交盤空帳間關付誰打算某云止此  
宇宙兩簿上天下地往古來今吾家祖業翼子貽孫一件讓人

不得

義兆云此莫是象山舊話遺構重裝某云他是過路人偶然標題不踐不入如何便作掌家承堂肯構義兆云如是周孔物業作何擔承某云義農以來止此左契認得出者我泉我池我陵我阿認不出者荷蓑荷笠或寢或訛

孟長民云昨與朱康流交盤三晝夜何處尙有無明帳子某云正謂此處尙有交付未明姬公待旦以思仲尼不食終日如有小可聰明亦可放卻家計義兆云此難發之已久陳獻可略舉暨茨朱康流已通戶牖今日如說尙未交盤恐開後來奧僻之譏亦斷來人承當之路某云堂堂宇宙朗朗諸聖賢幾件事物一來一往如何怕有奧僻之譏遂斷承當之路曹木上云聖賢遺帳現有多少某云屋上止有三物屋下止有三事日月星此

三者是聖賢原物理象數此三者是聖賢本事宇宙上下止此事物交盤不得忠臣無以救其君孝子無以養其父百年聖賢求一避風躲雨處不可得以此小鳥不禁曉曉

何義兆云聖賢止是說理理到極處更無象數如落象數便是算手疇人安得與王翁坐話某云若此聖賢止是享天天到盡處更無日星如落日星亦是臺官稗史不得主位商量也長民云此物事畢竟如何開除某云上面是經下面是史有日有月有星是三要物理象數是三要事某云如此不消思量也吾家物事切忌籠統消帳不得且問汝日行可卽是天月行可卽是日日月星辰之行可皆一理理皆一象象皆一數不

木上云論象數則有不同論理則無有不同者某云如何是無不同處木上云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往來屈伸何思何慮此處

無有不同某云如此則學問止於中庸行事盡於論語詩書禮樂春秋皆可不作宋元而上威烈而下諸史皆可不讀也凡自羲軒而來丘索墳典或焚或存皆以發明事物差等百王因天地之自然觀古今之成敗過則留之不及輓之如日不及天一日一度月不及日一日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星日相差一日百五十餘分六十三歲而斗差一度天以逆而數日日以逆而數月皆逆數也聖人因而作易積辰以爲歲積爻以爲象因象而立數因數而明卦凡卦六爻十有八變始於一畫究於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隸首不能使之增成撓不能使之減因而開之以爲六十四卦終始六十年之麻日月相差每歲一十三辰九分三釐三絲三秒日月有所不得不交交會有所不得不食仲尼無所逃其窮姬公無所避其惡堯水湯旱無以救其厄

邴鄩澗澠無以改其墨故爲詩以治樂春秋以治禮禮樂之治詩春秋猶朱絲之繫赤社鐘鼓之救日月也

朱士美云然則易之窮救以詩春秋詩春秋之窮救以禮樂又云仲尼姬公無所逃避澗澗水旱無所改救何也曰理者象數所爲終始也象數交食值於一時理義之制留於百世士美云然則是理與象數不得列爲三事也某云皆三物也而殺之於事聖人於是有事焉耳然則其差如何曰其差者皆象也皆數也而實皆理也臣不得不讓於君子不得不讓於父妻不得不讓於夫日之讓天日退一度月之讓日日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數不及二歲縮九象不及天一歲十三辰九分有強象數相差積久而合春秋參天而用其兩兩其用年而一元起積故四百八十六歲而退天一週詩之退易去其圖數六退而與月

同週去其著數八退而與月同復故一歲之月常十三周周之  
合日三百九十故月以三百九十為復周而強以三百八十四  
為周實而弱故易者本日而主月也易之象不盡於閏歲而盡  
於周月春秋主九而追日詩主六而追月故九其二百四十有  
三而當春秋之交中謂之春秋六其五十有五為三百三十六  
其四十有九為二百九十相距三十六為日月之中交故月交  
二十六日差池半折聖人所為罔思致其反側也凡天地日月  
之道極於易其乘除交會之數盡於詩春秋六十有四之易三  
乘六爻每卦之行以爻當日凡六十八年又九十六日七十有  
二之易三乘六爻每卦之行以爻當日凡八十五年一百四十  
四日約八十五年之日為七年之時而日行大餘小餘之差一  
一備舉也

公孫龍宗云易六十四卦而又云七十二何也曰乾坤坎離頤大  
過中孚小過反之復之兩卦而一名屯蒙師比之類五十六卦  
反之復之兩名而一卦故易上經三十卦之名有三十六卦之  
實下經三十六卦之實為三十四卦之名對化反復各三十六  
通舉為例得七十二卦之實此說不自某創也而步推六十四  
卦之年每卦六十八年九十六日七十二卦之年八十五年百  
四十四日則自某始孟長民云然則是何從譜之歟曰譜於春  
秋之元至至元丁未之歲也春秋已未盡於至元二千九十年  
以天行步之每卦六十七年百有六日減其常行每絀三百五  
十日凡三十一卦得二千八十六年當未濟之終乾龍始興明  
吳甲辰之歲也故易以三十二卦平分天地春秋始於屯初詩  
始於坤初坤之治關雎猶屯之治春王正月也然則七其關雎

而與乾坤分中二千一百七十七年又曰詩以六治何也曰六以紀月月以紀律君子於是治其交數云耳

孟長民云然則天有日與月易有秬與律是三事三物也統之維四今舍易秬律而曰理象數者何也曰易闕律則人之所治也理象數則天治之天治者不避象數人治者則秬律爲技也曰聖賢固有所避乎曰聖賢謹道而避器

何羲兆曰昨與朱康流論大餘小餘四分消長之說猶於二千百五之中酌立三百六十分以遲速升降其中又曰約八十五年之曰爲七年之時而日法可定大小餘可齊何也曰八十五年餘一百四十四日以七年分之每年四千三百八十二時六分微強七十二相乘之數彼此贏之相饒減也皆贏不至八十三時之不至八十二時五分則是小餘僅得二千一百七十四四分之中尚退三百二十六歷代所用如何承天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皆於二千四百之中酌留斗差遠近升降則謂此志也

孟長民云朱康流亦云洞璣斗差僅得百五十二分故積六十四年而差萬分以爲一度如祖冲之何承天劉炫李淳風之流所用斗差皆不過八十餘分起至百二十分耳今七十二卦積除至三百二十六分則極縮之差當三十二年而差一度母乃已速歟曰蕭梁天監普通之間固有三十餘年而差一度者矣極疾而復遲極遲而復疾六十四年之內與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內遲疾贏縮猶日行之有冬夏月行之有弦望也春秋前後日行變其贏縮兩弦前後月道變其遲疾遠日則行遲近日則行疾盛陽則行贏盛陰則行縮孝子之從其父忠臣之從其

君順妻之從其夫弟弟之從其兄揆於事物其義一也

朱士美曰然則聖人不言性天道罕言命與仁何也某云是皆言之而不可以言傳言者不聞聞者不言故曰罕言曰不可得而聞則猶之不言也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易之蘊其不可得而見耶是言之不可盡聞聞之不可盡見者也

義兆曰然則楊子雲其得與於斯文乎三春秋之數以為大和闡漢世之困是平子之所歎也某云子雲倍兩日之甲以為一日而不知其贏也減四分之畸而不知其乏也子雲之於家計猶持籌者之於筭籥也得於竈而失之於奧也

木上曰然則其潛虛皇極乎曰十分之易皇極得四矣該舉三百六十減其內縮以為朔虛因其外贏以為氣盈元會運世與日月時日相形影也是堯夫之精也然而天道不齊精微之極

皆在於杪忽使日不差天月不差日象不差數數不差氣則交食變化皆無從生運數聶廣皆無從合五德之主皆可以王六行之宗皆可以帝孔顏不以厄窮堯湯不以災治先天之卦雖千古而相如前世所經歷白世而同慮不出六十四年內外而盛衰禍敗鬚眉犁耨元黃共致矣故易者日月魂魄之綱紀也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仁者所為仁智者所為智富有之為大曰新之為盛義文所謂德業周孔所謂思致因情所為田安身所謂宅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內所謂驕子盜臣悍妻孽僕撓亂者屢矣而卒無所損其礎柱毀其棟宇世有精明強毅之人必有能悉其帳子握其家計者且使後之豪奴悍婢不得易券去籍創為妖說以誑惑我良子於是義兆士美長民呂宗木上諸兄曰吾願受而藏之雖未有俟質無疑者亦使後之人因端見



緒有所從稽云

靜海易譚

朱康流送予出繡水又問大滌山中談易尙有未明者如用七十二卦三乘之數以準五百一十一歲之辰六千一百三十二歲之日每歲小餘二千一百三十三強以之上推春秋僖五年南至辛亥昭二十年南至己丑皆差五六十日卽此兩年至日相距亦自差四日而贏何也某云春秋三十六食以十一秬追之無不差者晦庵亦云天是動物久無不差但爲法簡明以求其故令不至背馳耳郭守敬自云以己法較諸秬合者三十七八然亦須百年加分不能硬算得合也就杜預長秬自較辛亥己丑二差亦不得日月若非閏法先後必支干差池不得以疇官紕漏致疑於周孔之乖睽也朱康流云然則師所置五百一

十一歲之法特就縮極之秬而設非通行之秬乎某云雖是縮極之秬亦如何通行不得古法日法九百四十分以四分之每二百三十五分卽二千三百五十分不過於二千一百三十四上贏縮二百十七分耳今如易爻二千一百三十四上加二百一十爲損益餘百五十六強爲天行斗差進退於六十四年之內則猶授時大統之秬也見萬秬中年所行秬縮者有至二千一百三十四弱者今庚午辛未秬驟行至二千五百如萬秬中年斗差當得百八十七分所以洪武距今二百七十五年日自箕九移至箕三爲實行五度也如今行四分則天行滿數無復移差亦豈通行得去乎康流又云師以九六互乘八十一之數爲一歲之辰而每歲之差有九以九積差當得七千五百分比之象差雖稍贏而比之天差終大縮何所用之曰此春秋起元

之數以每歲除九積兩春秋四百八十六而除一步非所爲贏  
縮秬也秬皆無過於天者故象數逆行皆以退天而成易唯積  
數之法以七百二十九自相乘得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一  
參之爲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十二宮之全律兩之爲二  
十六萬五千七百二十半爲六十歲之全辰外餘二千七百四  
十半此爲差贏耳然亦不能及於月行過宮之度故天行常過  
日月象數律秬皆以退而成逆皆以逆而成灋天道自然非有  
比擬盈縮其間也康流云然則一象一數兼行而成易一贏一  
縮互舉而成歲此極贏二千五百七十六半者何所用之曰以  
八百三十六減三千五百七十六半此二千七百四十者詩三  
百五篇之橐籥也凡步春秋十八而成歲步詩十四而成歲皆  
虛一而後步之合詩之六逸一重與春秋之獲麟餘歲而虛實

消長豈可見也因是而爲仁以居之義以裁之禮樂以文之而  
後治亂維輓可得而舉也康流云漢灋六日七分半積之亦得  
四千三百二十今以象正較之亦差不遠但漢人不合以坎離  
震兌除爲監司今以象正相較其異者在於割裂四象其同者  
亦在於兼帶餘分歟某云此大不同漢人割裂四卦別是占卜  
之法非爲也且如六日七分者當六十七分積之不過四千  
二百八十八去四卦積之不過三百六十小餘四百二十加半  
分其間此如子雲畸零耳意爲杜撰非聖人所爲準似範圍之  
意也康流又云聖人之意在以道消長與時屈伸如先天弗違  
後天奉時此處那得有維輓權量譬如東漢諸老知進而不知  
退晉宋諸老知亡而不知存所謂精義入神者果安在歟某云  
進退得喪存亡皆是道中之所必有世人亦曉得進得存三字

耳龍蛇之蟄卻在退喪亡處看得分曉所謂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亦於屈蟄處入微入細未必便有變化作用也大抵一部易書止說一箇中字日月羸縮北極出地各餘五十有五所謂皇極也今於二千一百三十四弱之外天差一百五十六強之內中間二百一十爲消長中限作四段進退於五十有五之間猶未失於中位也夫子云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惜當年草草錯此學問耳康流云如何是河圖本數某云每一指屈各五十有五十指爲五百五十字指之積三千二十五每數五行各以本數九六七八各自相涵一四二三以爲末運歸於五十而洪範相協之義備舉也康流曰先子嘗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順非已生之卦逆非未來之卦著用九六七八而不用一二三四自一至四爲順自九至六爲逆故云易逆數是如某某云尊公說的

亦是易之大端朱子說未生之卦亦不錯大抵天度既過一分日月象數皆成退著退逆同方但觀月行可知易之逆數也康流云然則卦止於六十四者當是歸藏之易用七八而不用九六變而三百六十四者當爲九六之用王於一爻又變而四千九十六者爲六爻雜動動皆爲三又變而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者王握奇之策而布之得其次第者也今又加七十二卦得五千一百八十四因而積之當得三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八何所用之且如三十六卦反復則有七十二其變不過六十四而已反復積數有加八卦之虛名而乘重交加無加八卦之實象今概爲七十二相因何以裁之曰左右分重既有虛名遂成實象雖變象相同而左右異方其所歸除六十四卦反復之數有體卦二八猶反卦之有五十六也且如七十二三乘之

數三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八以爲一千二十二年之厯四之  
以爲四千八十八年九以八除五百十二各損其一以爲逆步  
亦皆逆數也七百二十九相乘之數雖有餘羸然以一百二十  
一年四分之<sub>困</sub>積之所餘不過一千九十八分以四乘之爲四  
百八十四年外餘四千三百九十二辰卽所謂春秋四百十六  
年而退一步者退一歲而餘九辰故春秋詩易三者共爲<sub>困</sub>也  
治<sub>和</sub>而不明於是二者則亦疇人臺官所授於隸首者耳何足  
以語姬孔相承之義乎康流又云蔡元定以十七萬七千一百  
四十七爲全律初無一百二十分之說今云律有上下宮上八  
十一則下三十九足以破淮南呂覽及李文利之繆然於置九  
而十一三之義反無干涉不知此二十九者律旣短不成聲又  
細且過羽何所用之某云僕於此道未嘗製器放聲得其次第

然如馬融胡瑗立準張絃可得上下宮之實也康流云瑛嘗張  
絃鼓之分爲二百二十分於九八徽間得其正應音當九十者  
三十爲應當八十者四十爲應是上下宮之說之所從起歟某  
云大略則是如此要如兩器相和須是別有製度如祀天神之  
樂圍鐘爲宮黃鐘爲角旣不應黃鐘之下宮又不應改黃鐘  
之本律遞減五音則至應鐘仲呂減音太細如用各宮之下宮  
則至仲呂六十上下略齊大率製器異裁則聲音殊度輕重雖  
鈞而侈弁殊響未易以一理調之也康流又云天地理數必有  
消長律呂損益有消無長應黃之間距分大闕陰陽升降不虞  
中絕歟某云是京房六十律之所由始也然如蕤賓之過大呂  
合是損數徑以三分益一爲限如何得云無長至如細聲餘零  
不得不棄至如<sub>宮</sub>合併亦已杪忽兼收旣立子聲乃通旁律

雖無執始南鳥不得謂道窮於己亥也康流又云周禮不用商聲似有忌諱然如五聲之中上平下平各分陰陽上聲轉入自爲徵角安得有去而不用之理某云享祀不用商聲亦有偃武去殺之意先儒以爲尙柔是也至如周禮所用圓鐘主於房心函鐘本於輿鬼黃鐘本於元枵各以七緯所直自爲羽角如逢公大任之類亦有不可以常理解曉者吾輩但主其可知者其不知亦以別代之禮樂存於道古不必疑前人之闕謬也康流云然則及今欲熄干戈而脩禮樂何道之從某云脩禮樂則熄干戈亦看用人何如耳陶謙之撫琴欽若之誦經兩階之舞羽陳蔡之鳴絃此間于喁豈是一呖之籟必如兩生積德百年又是腐音不堪演奏也

### 與孟長民說詩序

孟長民云詩序原不足據朱夫子一槩刪除卻又裁取一二此極中正道理後來論者紛紛止爲無邪二字不能參破如鄭衛諸篇改舊序以爲淫辭卻使人斂聲正容不敢有佻巧媠嫚之音於世所關亦自不淺而高識名賢深以爲不是何也某云孟子有言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都是保護不要害之如指夫子所存俱爲貞夫所去則不徒害詩人亦害夫子矣凡詩發於思思出於性聲音之道發於水土水土漸於習性情之於聲音雖相表裏而水土之於性習不可強齊如竹聲多濫絲聲多怨鐘鼓多莊磬聲多紉不得謂絲竹盡哀淫之音鐘鼓盡堂皇之制也詩之分風近於絲竹埙箎分雅近於鐘鏞鼙鼓分頌近於玉磬人聲其製節不同則聲音異奏譬之於易風近於元和易而多親雅近於亨豫大而多尊頌近於貞幽靜而孔固

不得謂風多淫而雅多正風主風刺而頌主宣美也凡詩本於  
思思本於正詩無不正之思故聖人備參之以爲宣助性靈之  
具其出於天時分於水土音氣不齊風韻不一聖人不能槩也  
故如關雎等章寤寐輾轉至蔓草零露纏綿之辭皆近於思賢  
而作夫子所謂見賢思齊子夏所謂賢賢易色者也如斯干湛  
露大明小明至於英雲漸石感歎之辭皆近於思治而作夫子  
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者也如甫田大田楚茨瞻洛至於頌  
宮濬哲奧茂之辭皆爲思古而作夫子所謂未思何遠入室聞  
聲慨然若有所見者也以是三思里巷鄉塾歌咏贈送通其情  
性者謂之風邦國朝堂歌咏贈送被於政事者謂之雅宗廟庠  
序被於金石通於神明者謂之頌皆思也皆正也韓厥趙盾三  
觀於鄭諸大夫所歌皆國志也子產太叔諸賢不以其淫而放

之仲尼子夏不以其淫而收之房闈之間陽陽陶陶聖人必有  
不異於人者是君子之所慎取也然則吾門言詩春秋而不及  
書者何也曰孔壁而後遺亡間出枋頭之所譜皇柳之所得蓋  
有未悉其故者聊存而釋之聖賢莊語之所存焉耳三月十日

黃漳浦集卷三十

雜著

春秋揆略

春秋者何仲尼之所治也仲尼治之則曰王何仲尼之所謂王也仲尼之所謂王則亦仲尼王之而曰天何天之未絕斯王也文王在上則維仲尼知之矇者則必以爲天囚也然則不以別楚乎曰固哉其別楚也楚何別焉自以命於荆則荆之其通於我猶子也則子之於楚又何別焉然則內夏正名何也曰合六服辨五等與之天而霜露照臨之所謂內正也京師四達三千里日月光二極之所從紀也楚去王城不二千里而狄之者齊魯之陋儒也曰杞公也伯來則伯之夷來則子之楚僭則狄之夫僭則滅之不聞其僭則狄之也然且不滅者天也倚地者

隘而多偏倚人者蹠而多牽倚天者嚴而平管夷吾之所跲言也終身以爲大愆王與楚則不相目也祭仲來聘荆人來聘不繫其國則天繫其國則地人之則微者也夫謂進之則王人之還之也難乎哉故王與楚不相目晉與齊不相踵秦者天暱之後勁者也秦之後晉也其數十有四晉之後荆也倍之齊之先荆也三十六夫其始見則二月食朔之年也何謂與魯俱始也曰其天縮也故後之故齊之先荆從日也晉之後荆從星也秦之後晉從月也其交數也齊一見而盟荆一見而敗晉一見而滅秦一見而戰故秦戰人者也晉滅人者也荆敗人者也齊盟人者也故齊爲盟國晉爲滅國荆爲敗國秦爲戰國各於其始命也此四者皆易姓之國也以其爲禮義則與其臣以其爲劇亂故與其私人從日之策而荆見從星之祿而晉見從月之掣

而秦見差池於八十三之而六之者仲尼之所謂天揆也三者一也六者倍也三者前紀也六者後會也僖公之十七一也襄公之十二也哀公之十四三也僖公之十七而小白卒先其二年而秦見先其二年則雉之震响也震响者雷先作而雉先寤也故六其秦見之年而天下之諸侯盡三其秦見之年而春秋之諸侯盡盡矣乎曰齊晉而已矣姜壬沒則小白不享小白不享而重耳乃裂此其初首也襄公之十年則會於柎之歲也十年會於柎其明年魯作三軍則已二紀矣又之而會於橐皋黃池之會則亦已矣日食之數終石門之載躬周裔之烈則亦止於此矣子曰泰伯其至德乎泰伯讓天下而以其裔伯雖在五服之外而孰敢屏焉孰敢屏之則亦天畜之天畜之則與楚等而不與楚等者無所從也從紀者也紀者數之極也故春秋之



天有參者焉因之而六而戰國盡有兩者焉因之而四而戰國  
盡何爲其四之也四維之繫則百有二十焉百有二十則聖人  
所經理其天下也天下之數則有盈縮不可以絞天動而每過  
人動而每絀六之與四每絀其三故宣公之三年楚至而問鼎  
於是卜郊而牛死是則定王之元年者春秋之判聖也于周則  
已支魯則午爲人時以揆其日則昧昧乎其將夜宣公之六年  
趙盾既弑其君又帥師以還於陳則是謂天下燿無伯也燿無  
伯則大夫將侯下體生上且項領焉而與楚是屬滅陳圍鄭天  
下想義焉則於此始也夫項領焉而與楚是屬則晉悼公不亦  
其可乎曰子產曰彼所謂政國也政國則三卿也天縱之矣天  
縱之則不得不與楚與楚而秦不出者百一十年於是爲內天  
之暱而攘其所健故倍焉而易侯倍焉而秦乃王復倍焉而秦

乃帝彼謂之揆則此兩也兩揆者仲尼之所治也然則仲尼者  
爲治春秋而出與曰然仲尼者爲治春秋而出也前乎此者則  
已蚤後乎此者則已晚蚤而臆則以世爲惑晚而道之則以世  
爲吠跡當其事而述之則自以爲嚙舌故仲尼之所治天下皆  
不能知也非天下不能知之近古之智者皆不能知之也季子  
札甚宏不足以知之乎曰是亦仲尼之友也何而不知也然而  
言之則已頗圖之則已過故萇叔不若公子札之理也曰若此  
則但紀之而可矣何爲其多緒也曰陋也夫天殺動天殺治人  
殺亂積而著久而泯當時而繁繁而不殺則久之必以爲厭趨  
而置之燼殺而不繁則人皆知其釜而不知其墓故人託於地  
與天相語而地負之以貢於聖智是故沼泄之亦有龜圖也仲  
尼則得其文焉是以稽於史冊聞見相闔而得其進退治亂纖

微之數以爲易詩書禮樂之紀千以命王支以命公參之得二以命年日食以得策空其時日以得著災異之錄以得候三而一之以類務十其十二以終諸侯半其甲陽之日以錄事半其歲陽之辰以錄言故事千有八百言萬有八千條派之各二百四十變而通之推而長之改元於上古稽朔於甲乙麻者以爲麻律者以爲律令者以爲令逆者凶迪者吉此所謂易也曰吾子之所謂易也哉曰何哉我所謂易也我所謂天也哉春秋者天也故逆數也春秋者上生之東周下絕之西秦乘除廢興非人之能也仲尼能之酌於人以不蔽於天測之則皆義起之則皆禮傳曰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千八百起禮則不爲野矣夫千八百者義變則禮亦因焉故聖人之於禮不能詳也詳之亦不能存也故託之於春秋春秋則有五禮焉公卽位逆夫

人子生來逆女女歸逆王后王王姬媵女覲婦其數曰嘉嘉禮則曲曲則不一卽位不卽位緩卽位以夫人以婦逆女逆夫人納幣不用幣來歸不以歸築館於內外假鐘磬於始廟子生而命名庶生而別族其數不一一以起義冢宰宗伯議之春秋備之有事太廟吉禘卜郊三望四祭雩社考宮獻羽受祚錫命追錫命告廟視朔其數曰吉吉禮則曲曲則不一禘有止失祀有從逆卜有瀆信廟有世數飾有文質羽有隆殺命有先後雩有貞淫朔有中間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徒議之春秋備之王崩葬公薨葬諸侯卒葬君夫人卒葬女卒葬大飢大災大水大旱日食其數曰凶凶禮則曲曲則不一含賵視斂先後備鉅葬改葬已緩已速薨會加等不告不致赴卹相及用鼓用牲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空議之春秋備之會遇同盟共侵其

圍共伐自侵自圍自伐師師約戰入取救城戍築遷復狩大蒐疆田滅國治兵作賦其數曰軍軍禮則曲曲則不一盟位後長從甲多寡爵有升降人有等列師有誓命敵載詛告命將遣役犒師飲至偏戰次舍城築以時蒐狩以數田賦以制降服以誼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馬議之春秋備之諸侯朝王天子之使來聘來求來歸侯伯來朝卿大夫來聘乞師報聘相如相命相唁侯伯大夫來奔內臣出奔叛納執獲歸放刺殺其數皆賓賓禮則曲曲則不一之京師之王所公來大夫來或朝或化相得不相得報有貴賤伯國以倍奔復執納或國或人或地或賄或罪不以罪其數不一一以義起宗伯司寇議之春秋備之於是冢宰又敬考其頒土以定五等遵其時憲以爲稱命辨其世系以爲譜族內以封視外以祿殺論其世掌以爲命事之能

正其疆域以爲迎送之節慎其名稱以不干其天子君公之令其官之屬各百二十冢宰率之各治其事其數曰官禮皆官也春秋官天者也王官人者也五等諸侯官地者也官數不一不可以義起可以義制而以禮起春秋者制義者也義非人也故六官皆天也六官之禮三十有六其辨七十有二其人七百有二十春秋備取焉然則天下有道春秋且殺其半何哉春秋之殺其半也征敵者軒轅以來而有之也天下有道且討以爲令焉使諸侯得共其筋力也明晦災景歲各分出焉在其殺其半也然則仲尼曰未之能何也曰玉以禦火非學火也室以禦風雨學禦風雨乎仲尼教者也非學者也春秋之侵伐攻殺三分其一千有二百不知其後駕之將盡之也夫以命其司馬司寇使學者則於此焉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故春秋多禮之

所不設者焉天王出居非故也下會曰狩非故也天王殺弟亦曰殺弟非故也公出居而取邑曰取邑非故也人臣逐其君而會諸侯非故也戊辰卽位非故也無其故而見之則亦有其禮焉故禮非一設若鐘磬之在簾也春秋義起之故不以其典六官之所通則可以相治也於是謂之官聯通而象之爲禮諧而成之爲樂據質而文之爲書然則所謂詩者何也吾卜子之所謂表也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則其晷陰日北則其晷陽揆之則於其景也春秋者詩景也景者陰也春秋者詩之陰也易之道其陽爲詩其陰爲春秋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極近景北者極遠周公者春秋之所爲極也僖公之十七小白乃卒小白之前有詩焉小白亦有周公之意乎曰何爲其無之也伐楚伐山戎伐北戎

驅狄復衛下拜周公之意何爲其無之也然則秦穆亦可乎曰其誓則可以書其詩曷不可以賦黃鳥者小白之後也小白以後無詩焉則秦康公之詩何也曰皆穆公之詩也渭陽之詩餞於世子權輿之詩爲德而不卒韓之戰之所爲權輿也權輿木瓜而後則亦已矣故晉不見一見而滅夏陽秦不見一見而獲人之君采芩權輿不可以已乎於是而後乃絕也采芩而絕則仲尼不與重耳之爲伯乎曰亦伯也則有詩與春秋焉晉之乘楚之檇杙則所謂春秋也齊晉之猶及詩也齊晉之詩絕周公之極遠宣王之景熄何謂也仲尼以周公之極治小白以宣王之景治重耳有詩者文武之景匿無詩者宣王之景熄也何以爲宣王之景熄也雲漢之詩熄而諸侯之災不告於天子天子無以卹下國畿內之災患不見於春秋日食弒君其數將敵崧

高之詩熄而專封之威盛天子無以建諸侯諸侯私易其疆土  
伯王帥師以取天子之邑蒸民之詩熄而城戍之義乖或攘同  
姓之險而屏其夏肄韓奕之詩熄而諸侯不親迎以大夫揭其  
夫人王臣外遂而逆王后江漢之詩熄而諸侯懈征大夫帥師  
者至八十常武之詩熄而楚之侵伐過三十滅國十有四六月  
之詩熄而諸侯不佐天子王師敗績於貿戎時有諸侯往敗其  
天子采芑之詩熄而戎伐凡伯王人儕於大夫天子之老以爲  
顏行車攻之詩熄而盟會之事一百八十王臣之會十三從王之  
行僅得一吉日之詩熄而天王出居會晉於河陽諸侯乃有從  
楚以田於雲夢鴻雁之詩熄而諸侯去國大夫數遷遷者若寄  
歸者若戲庭燎之詩熄而諸侯倦勤王臣荐至而大夫僅五聘  
於京師公孫敖又不至而復沔水之詩熄而諸侯相執又執人

於京師我公僅二至於王所鶴鳴之詩熄而諸侯相危朝無恆  
節出則必致別國爲柄大夫互市祈父之詩熄而侵伐圍滅戰  
敗入取戍遣之士或殲或棄或潰約三百六十而天道不極白  
駒之詩熄而大夫數奔賢人外離君棄其臣兄棄其弟黃鳥之  
詩熄而內子乖遺我姜還齊而郊杞棄我二姬我行其野之詩  
熄而諸侯大夫復不以禮內者不受外者不與我公之出至以  
見卑於齊斯干之詩熄而考作非時斷刻踰制楚晉以般其諸  
侯而我墜大屋以傲其外無羊之詩熄而天下大殘災害迸至  
飢饉旱潦崩震妖孽日食之外尙七十二事此二雅者仲尼之  
所謂揆景也故宣王之景熄而春秋之臬燼然則仲尼其爲宣  
王乎曰何爲其宣王也宣足以爲西平不足以爲東故以平之  
終年爲魯之元始則於宣揆平焉耳何爲其爲宣王也武王之

自名曰有道曾孫發宣王者則亦武王之道孫也桓莊之間仲尼猶曰天子未絕所以子之也是春秋之天也天之則不書卽位不已等於外國與夫天之則何卽位之爲文澤未斬於穆在上崩則蒞之蒞則嗣之無一日而無天子也天子者天也夫誰敢干之故不可以卽位不卽位爲義外國之諸侯則有不告者矣是所謂等級也然則桓莊而下諸侯薨立皆爲天子告乎曰告之告之而無以正則亦猶不告也夫春秋者將使天下之諸侯皆告之皆正之而爲春秋乎曰然則所爲王也非所爲天也天有旋還聖人立極王侯大夫游之若水之澹魚而紛氳之澹鳥也漠漠焉耳聖人爲政而必執之則又與天下爲亂與其易之也則必有漸其不易者雖反其頂背夜數十寢東南西北白直也故天以詔智賢王以詔百姓夫使今之百姓楚不禘蚡冒

吳不禘闔廬越不禘烏喙之三猶曰成周成周者則亦春秋之王之爲也故春秋以爲一大不以爲五等以爲百世億不以爲一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何爲其使知之也然則春秋所不書者多矣何擇焉史闕誤而猶書之則是無去也曰以禮不禮義不義擇之當無當知之夫禮不禮義不義當不當則仲尼兼取之何擇焉帥師非君命則不書是使人無君也大夫卒不貳則不書是使人無臣也外相伐不告則不書是使人易相侵也史闕日食則不書是使人相爲盲也且夫弑皆書薨卒者是使齊晉之貴南董也夫聖者之於此則必有取矣秦晉之大故其闕於前者多矣小白之前非皆不告重耳之後非皆告也秦晉之大故其闕於前則取之詩易也故或取之詩焉或取之易焉或取之禮樂焉是所謂書也不然則史而已事遠而猶

隆則使人亂事近而多殺則使人斷史有四德而仲尼無取焉  
質而不野謂之辨文而不誣謂之信載紀必備謂之該甲乙不  
爽謂之核春秋之一官也而春秋不易焉故春秋之旨窅然不  
可宣也春秋之大義確然示人簡也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春秋則亦憂患焉耳春秋曰何爲其爾籍籍也倍此之年則將  
習習焉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自秋徂冬則嚮號默然又安  
能以多言爲故春秋則有一喜焉五幸焉闕事者五十所爲一  
喜也夫天下皆若此則我可以不作我乃可以易道治天下諸  
侯之正卒者百有二十得葬者百有二十公夫人薨卒二十四  
大夫卒二十四公出反致及公子歸至八十一諱其三公一夫  
人二子二如會而暨外之卒葬三百六十此五事三百六十仲  
尼之所猶幸也夫此皆天下之大戚也不則亦以爲故也而春

秋何幸焉曰其得以正沒也僂存也其免於篡弑獲殺執刺放  
用者若蝨之越於毫末也及其不得而後爲隱之痛之飾之詩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於是則有大慮焉大患焉大憂焉大閔  
焉大慮之數二百四十小國來朝外臣來聘及大夫如聘一百  
二十二同會同盟伯會眾會私盟相遇相如一百二十二此兩  
者禮疎則釁起數多則無上而春秋皆紀之是仲尼所大慮也  
大患之數二百四十諸侯專伐九十二專滅者三十一百二十  
二大夫帥師七十六大夫會盟四十六一百二十二此兩者勢  
重則下必會權移則上必殆習以爲侈則不可以已而春秋皆  
紀之是仲尼所大患也大憂之數二百四十內伐內侵內圍會  
伐會侵會圍與夫諸侯之入人取人也與夫戰而敗而掾而次  
而城而戍而遷其數一百二十有二此兩者得不可繼失不可

反善未足師而惡則相踵與兵相尊莫知其亡而春秋皆紀之  
是仲尼所大憂也於是以闕其生而祈榮於是以闕其死而祈全  
凡春秋之諸侯大夫奔者六十復者二十一其數八十有一凡  
伯主疆臣之執人之君者十四賄人之免者二執人之臣者十  
五殺其子公子及其君大夫者五十其數八十有一此兩者是  
仲尼所大閔也此已自春秋而始也所謂天戚之非小白重耳  
之所能理也於是其中又有隱異焉克弟也訟君也諸侯送女  
也兄又殺其女弟也女夫人之會也執使而及於婦人也歸兄  
弟俘也敵國獻捷也祭田而假也歸田而復取也師而可丐也  
戰而獲君如獲寇也取子而殺如殺物也戕人而用如用牲也  
誘君而殺如誘孺子也臣出而盜盜來而臣也殺公子爲盜刺  
公子若客也執人則於京師歸人則於楚也內出叛也外入納

也平則不肯而輸禍也會則不見而曰如也盟則不可而曰逃  
也逃則不可而曰乞也乞則不可而乃復也復則不可而乃疾  
也內入若滅也君入若據也殺則不當而曰放也侵則不足而  
曰襲也自降自潰非敵也自殲自棄非戰也夫去非亡亡非去  
也此三十六事者其數八十一克弟訟君各一送女弟殺女弟  
各一女姬之會婦使之執各一歸之數三獻之數三假之數一  
取之數一乞師之數四戰而獲君之數一取而殺子之數一戕  
用之數三誘殺之數三竊之數一刺之數二盜來之數三盜殺  
之數三執歸之數四出叛之數五入納之數五輸平違平之數  
四會不見之數一如會逃盟之數三乞盟之數一不至而復之  
數五復而疾之數二滅言入之數一入若據之數二放之數三  
襲降潰殲棄之數各一亡之數二夫去之數一於是有一大夫如



會而大夫專會二而殺世子殺君之數不與焉此八十一事者仲尼之所隱異也此八十一者重耳小白能治之乎夫亦其爲之以爲後則也曰非伯主之爲之也曰然則王奚有焉曰訟而直之取而反之惡而殺之寘而放之飢歸粟災斂卹則猶王也曰天乎哉天下之無道也則自爲禮義之不審始也交質子而以爲信也納郟鼎立武宮而以爲功也伐原伐楚而以爲義也功德不立相率城遷而以爲仁也相獲以獻而以爲武也乞師而以爲順也降人而以爲治也放其臣殺其大夫而以爲則也隱叛人而以爲厚也會斂卹災而以爲大德也弭兵而以爲大惠也城盟而執大夫以爲大勞也後至而使大夫會之又使大夫會其大夫而以爲大辨也仲尼於此則有不舉者焉後此之年有異罰者則亦祖此也獲君曰虜殺臣曰裂滅國以灌取師

以阮此春秋所無有也然而此於獲晉侯戕郟子圍原殲遂始也故齊桓秦穆仲尼所謂僇首也宋茲父晉重耳仲尼所不舉也楚子儆者也圍鄭而降之舍之取之原滅十五國取之譚遂其後之執人之君取之韓用人之世子取之鄆故不爲首焉是虜裂阮灌之所從始也然則寘其君何始乎曰始於乾侯也不始於乾侯則於河陽也然則夫人如會何始乎曰此已在二南之前矣其不爲禮義也則不待審也天下之無道也宋不量德而戕用人之君自以爲文王君子猶以謂爲禮焉禮義之喪也若此乎然則執殺滅人有禮乎曰有之詩曰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馮是致是附是伐是肆是絕是忽是則夫文王所以侵伐戰敗執獲殺滅人之道也然則仲尼何如乎曰以周公治魯以文王治天下文王周公者宣王之所揆景也文王以詩周

公以禮仲尼兼取之不相遠也然則如魯何曰以六禮治其宮  
六禮治其廟六禮治其朝六禮治其野何謂六禮治其宮曰逆  
夫人也大夫宗婦之別也夫人至而出入也異姓之來逆女求  
婦也女婦而卒而來歸也王姬之爲主也此六紀四十九事者  
仲尼將以治其官何謂六禮治其廟曰禘祀以典考廟獻樂以  
數朝朔以時脩治以節享祀以順變故以義此六紀三十事者  
仲尼將以治其廟何謂六禮治其朝曰非疾則必朝非憲則不  
觀非地則不涉非典則不作非太室不數脩非閔雨不數雩此  
六紀二十八事者仲尼將以治其朝何謂六禮治其野曰臺不  
臨民囿不蔽澤城不嘗敵田不改敵復築履賦以時治兵蒐狩  
以法此六紀三十六事者仲尼將以治其野故仲尼以此百四  
十四事以治其國朝聘會盟侵伐師旅之數不與焉以二十四

禮總其治以百二十畀之司徒司寇司空是春秋所謂魯官也  
若此則已治矣如王室何曰仲尼又以文武治京師周公治其  
國宣王治其天下二南者文王所以治家也二雅者文王所以  
愛衆也仲尼之於京師則有二事焉曰兄弟也昏姻也故王室  
之事五十有五會盟下國十有三聘使宗國二十有一其九者  
則亂也仲尼取十有二焉曰兄弟也昏姻也祭公來遂逆王后  
紀季姜歸京師劉夏逆王后於齊單伯逆王姬王姬兩歸於齊  
此六者仲尼所取以治內也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天  
王出居於鄭天王居於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召伯毛伯以  
王子朝奔楚此六者仲尼所取以治外也故王室之亂則自出  
居於鄭始也昏姻之禮衰則嫡庶之道亂嫡庶之道亂則母子  
之情失母子之情失則兄弟之變生兄弟之變生則君臣之義

頓君臣之義頓則中外之防潰中外之防潰則戎狄之難作故狩於河陽戎伐凡伯王師敗績周公出奔王猛不得正於內卿伯不得順於外則此兩者之以也仲尼以六事正昏姻故得之二南參差荇菜左右采之言六禮之必備也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言九嬪之承屬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言天子之娶婦也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則天子之遣女也又以六事正兄弟故取之二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友恭之致福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有禮之辨好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言嫡少之不好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言闡闕屏宇之有其制也仲尼以此八詩者董十二事故鐘簋不改而禍釁不作仲尼之治晦故宣王之景絕宣王之景絕故文武周公之極壞周公文武之極壞故天降疾威天降而人不弔故弑君者三十誘而殺之者三戕而用之

者二人變之酷三十六故震雷雨雹大雨雪隕霜不殺艸殺菽冰水隕星隕石星孛星没大旱久不雨災及四國官廩社觀之屬凡效於天者三十六地震山崩大水大饑饉及鳥獸昆蟲之孽凡效於地者三十六於是石門之歲終於舒州伯盟之統絕而王魯之道泱泱者潰也斷斷乎其已矣日食之數於是亦三十六故弑君父戕殺誘用之君與夫日食天變地異各三十一百四十四者是天之亂其天下也二禮之治宮廟二禮之治朝野一百四十四者是仲尼之治其國家也夫天亂之而仲尼且治之何其不與天爲戾也日將且治之天則先創之以爲不可矣而且使仲尼治者是天之仁也天人之故若表之於晷影也而特不可見於冥晦與盲者量其脩短也春秋之紀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兩之一百二十而有其進退不與世

之爲固也文王受命之年以至於仲尼之沒參之而得七焉文王踐祚之年以至於吾仲尼之沒兩之而得五焉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故春秋者天之所以治其天下也天旣治之而文王無憂仲尼者猶以文王爲憂患也是其所以自揆也然則仲尼其爲文王乎曰何哉其爲文王也治之以文亂之以宣此所謂王也春秋則天也春生而秋殺之顯其生殺以與萬物者陽盛於寅陰盛於申所謂大禹也春未且生乃生之秋未且殺乃殺之藏其生殺以與萬物者陽育於子陰育於午所謂文王也子曰吾之志見於春秋夫其志則不及行之也行之取夏時焉而猶以周正爲藏然則仲尼其窮乎曰何哉其窮也仲尼上之而堯舜禹下之而夷夏再闢置春秋而兩之得三十焉所謂十其一歲之曰王數也而仲尼中出焉兩而得其半文王上之

而五帝軒轅下之而夷華再闢置春秋而兩之得三十六焉所謂十二其一歲之曰公數也而文王中出焉兩而得其半此兩大聖人者皆履天之中以景炤於南北開闢之後未有匹也然則文王得支仲尼得干文王爲伯而仲尼不爲王何也曰此兩大聖人者皆天也不王也侯伯之與匹夫一也然且皆以億世爲王然則文王者以四千三百二十年爲春秋仲尼者以三千六百年爲春秋生於其間則其交也然則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焉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焉十一大聖人者以行其二統而天地爲再開闢曰而何以知之也曰以春秋知之也曰何知之也揆之往代而知之也往代之年得春秋之事焉來代之言得春秋之言焉春秋之年以至於中國之盡而盟而戰而敗而滅六統六閏千八百二十五春秋所以立事也尙

書之典秦繆之誓魯哀之麻所以溯往也四其文王之春秋五其仲尼之春秋置十而半之得春秋之言焉故萬有八千二百五十不約於書詩簡於大易以自爲符契不可增損者所以知來也其可以增損者則人也事有隆殺人有遷代而天因之故仲尼則至矣所謂天鐸者矣夫天則亦默默也而與仲尼以筆舌仲尼則亦何言之有然則仲尼何其多所是非也曰仲尼而何所是非也是非者人也人天從之矣過莫大於偏惡禍莫大於強人以大辟晉趙盾鄭公子歸生楚公子比許世子止此四人者不弑其君則仲尼何賊焉夫世子止自以爲弑也則弑之而無悔也且天下未有敢輕以藥而嘗其親者也輕以藥而嘗其親則是以親爲嘗也趙盾之弑其君則趙孟之志也公子比既居其宮公子歸生既治其兵則罪奚往焉此四人者皆自以

爲服而以爲仲尼入之則是人之曲而仲尼之質也且非仲尼之言也時固有執簡者矣夫皆非仲尼之言也鄭伯曰克實恐其不克也許田曰假其詞實假之也盜殺鄭公子盜殺衛侯之兄實盜殺之非盜則不得殺之也盜竊寶玉大弓實盜竊之非盜則不得竊之也三盜來奔實以其人與地來奔非人與地則不得來奔也天王狩於河陽實狩之非狩則無以爲請也出居言狂實在也三軍之耳目也公孫夫人孫實孫也非孫則莫之敢逐也大夫公子帥師實志於帥師也戍不卒而刺則實戍不卒而刺也傷其不卒戍與其刺也而仲尼則何所是非焉曰然則子奪之如何曰是非人也子奪王也仲尼不人而又不王則亦何所子奪之有杞伯與子則誠伯與子也五等之辨則猶昔也突忽歸出則猶未有所與也鄭伯突世子忽復歸則亦足以

相敵也時既無王眾之所君則君之眾之所子則子之眾之所  
大夫則大夫之小白入於齊則誠非世子也取子糾殺之則誠  
亦公子也取諸我而殺之則亦三軍之耳目也等公子則何所  
不可焉而先入者以爲利晉人殺欒盈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  
在其官則官之欒盈不在其大夫則不大夫之以其人殺則人  
之以其國殺則國之人未有與也國未有與也而春秋何與之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殺其大夫山其名佚則佚之其名存則  
存之謂其殷國也故佚而猶存之蔡人殺陳佗夫蔡人則以爲  
陳佗也不知其爲君也知之亦以爲陳佗也而殺之則陳佗之  
陳人殺其公子過以其公子過也而殺之則公子過之而仲尼  
何競焉然且有所諱不諱者何也地以藏死者故多隱焉國之  
有墳隴林藪也所以自蔽也春秋之諱三公與其二子是也天

以導生者故多白焉國之有臺社郊野也所以望其祥祲而達  
其風雨也春秋之書觀魚觀社丹楹斲桷躋僖公卜郊不從鼠  
食牛角牛死是也不諱三公二子則後君無以嗣其位諱四大  
禮者則君子無以教於天下萬世甚哉聖人之戇也夫人者國  
母也與其兄弟會可以隱矣而必書之書之不已而九之十之  
又以君之女會於諸侯夫君與諸侯皆以爲可也則又焉敢隱  
之也然則仲尼者其無所可否乎曰焉有所可否也傳曰子所  
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故天所可則仲尼可之仲尼所否則天否  
之仲尼者猶無所可否也曰然則人所可否亦天乎曰亦猶之  
人也廣而漸之則天也夫廣而漸之則天則天下後世者猶以  
勤王爲大義從其盟主爲大信春秋之臣上聘者不寡矣而仲  
尼皆削之何哉仲尼之果也是抑人之爲義也且與人以盟至

河而復則何所可否焉曰已矣人皆蔽於天而不達於人天之未喪斯文也魯猶得爲文王也天之將喪斯文何以大夫之狎至者以爲京師之事則僅五十焉猶夫空其時舉也而陳衛從王公如京師再朝王所五使大夫執歸者二城周者一以十二公之間得此十二勤王者亦足以教矣足以立紀矣子展有曰東西南北誰敢窺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伯主反復則何以堅事爲詩曰旣阻我德賈用不售夫以其朝人而恥於外則不如死其社稷如河而復夫亦春秋之義也然則春秋亦以此立義乎曰亦何不以此立義也春秋之所意起也雖其小瑣亦未之無有也祭則有春秋焉春曰祠秋曰嘗其大紀也惕於風雨霜露則其明意也雖百世猶此享祀則其大禮也達於天下爲孝思則其詩也卜曰而進退之上下於六候則其易也治亂之

則未遠過於三十者則吉卜之義也若夫沼沚谿澗之菜湘之承之采之芼之筐筥錡釜亦無不選也則若書王不書王時不月月不日亦各有微義是也君子之言也若五味之同醢也一言而出之則必有數義者是則君子之治言也未至於治人也至於治人矣未至於治世也故有嚴之則日善之則日亦有惡之危之則日有弛之散之則不日亦有隱之慎之則不日於其情也則悉重於散內侵之言日重於月言月重於時於其義也則各以散起也或日以正之或不日亦以正或月而日以重之或不月亦以重君子之言也若日之暎物而各異色也以謂去之則非缺也立武宮則日立煬宮則不日非遠脫也子般卒則日子赤卒則不日非疎失也以謂正之則非一也同文而異情同事而異制其閏朔庚甲且有不正者矣士文伯曰六物不同

民心不一事序不類官職不則胡可常也然則春秋如之何春秋者將使其冢宰宗伯之屬稽測而起之觀其雷電風雨薄蝕災異之方與夫歲月時日雲物明晦以知夫憂患變故之所自來而成訛動作之適其所故王省歲公省月卿士省日大夫省時君卿大夫士以此遞相詔也故繫之時月日以惕之天繫之疆域分野以惕之地繫之五等之臣以使人敬相接也夫其有通於禮通於樂通於詩若書者則是一時之治也仲尼猶且迂之以觀於三千六百五十年之盛衰參於四萬三千八百三十年之往聖來聖乃以其經曲小瑣與之明察別白之臣率其一百二十屬以論之無缺而起其禮義則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其人也然則仲尼其自以爲王乎曰何自以爲王也實有其大寶也非素也而又將揭百王者爲星爲月爲日以行於春秋之

中然則其自爲天與曰天非人之所能爲也天王崩十公薨十二諸侯卒百二十殺弑君三十六入滅國三十六地變三十六天變三十六非人之所能爲也曰然則勤王十二無王之月一百有八無事之月五十非仲尼之爲與曰然則天也非仲尼也仲尼而必無言則何以總其紀遂散焉不知其春秋然則言止於此乎曰已太矣觀往以測來觀亂以測治智者明之仁者誠之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詳之則禍也索之則躁也營之則過也亢之則傲也夫言則已太矣然惡夫以仲尼之言殺人者猶以玉戚刺莩而八尺之梟爲杖也以八尺之梟爲杖乃使天爲覆缶而人以爲醢日南北行而東西起以爲怪然則子而始揆之乎曰何哉我而始揆之也仲尼於此旣已筆之書訓之口存之策火而不滅垂世者八倍有一於茲何哉我揆之也曰得不已



遠乎曰吾近取之禮內取之詩以本諸易攷之詩書而誰則遠  
之天慮人之昧昧也而示以日月之相逐又以爲不足故示之  
弦望又以爲不足故差其七宿又以爲不足故示之極示之極  
又不足故示以明漢之起沒也然且一歲之內半其晦冥風雨  
乃使人瞶瞶焉百目而千喪夫不通於易與禮與詩者則必以  
我爲讐言是以仲尼爲讐言也然則今之言春秋者安取焉其  
通於詩禮易者則取之三家氏者猶未失爲知禮也左丘明者  
世典也游夏者儒守也典故其徒富富而近於書守故其徒約  
約而不悖於禮詞有文質義不相擊天下之數不參不合六官  
之屬同考而異蹟夫以丘明而固游夏以左氏而陋公穀則是  
河漢笑箕井之斐小也夫以河漢笑箕井之斐小乃共棄之以  
雷霆霜電之是尙是游夏姑舍以學秦之律令也使爲秦之律  
令則不可以二世而何以治萬八千世之天下吾爲天揆焉爾  
吾不知吾仲尼之治之則必以爲仲尼之治之也

### 樂律論衡

曹木上云凡道理皆可信心說出惟易麻律信心信口說不出  
須是仔細交盤於大段上看得分明細節處剖得精悉纔能質  
之無疑俟之不惑且如近日與康流說易說麻皆極其細碎杪  
忽不遺如細碎者無過於律且大略說過如何某云律之比麻  
較完全無有破碎只是易用兩春秋用參兩用卽麻參用卽律  
也木上云如何是麻用兩律用參某云止此參兩參兩卽伍也  
史記所載極爲詳悉楊子雲太元只是說麻耳天地之體四方  
各百二十八周而圍之五百一十二因而圓之四百八十八方  
圓相割十有八變而歸於極體四則用三體三則用四以四爲

實以三損益割方卽爲損割圓卽爲益攷其纖微皆方不止於  
徑一周四圓不止於徑一圍三約長餘分是日月差法之所由  
生也麻法之妙皆於此徑一圍三上察其微差以爲相生之律  
如黃鐘全律百二十餘一分七釐有強因而裁之八十有一爲  
黃鐘之上宮其下宮三十有九餘分不盡以起下生而淮南子  
呂不韋俱稱黃鐘三寸九分此是訛黃鐘之下宮以爲上宮我  
朝李文利鄭世子之流又祖其說以三寸九分起黃鐘則黃鐘  
之聲宜極短而清毋復牛鳴窳中者矣管子亦稱黃鐘有大灑  
之音此皆於變宮上說黃鐘非就黃鐘本位起實數也如就本  
位起實數則六律六呂皆百有二十分如大呂七十有二則其  
餘宮四十有九又有餘分不與仲呂相亂今以子未寅酉辰亥  
午丑申卯戌巳分爲娶妻生子之序上下損益終於南呂之六

寸而百一十分之律分中所謂律之一終也京房六十律亦從  
此始如用三寸九分之律則管分極短吹不成聲應不動氣又  
益五寸二分以爲大呂顛倒極矣某自少時常用文利之律以  
比於淮南呂覽之說久而知其不然乃復求之史記知太史所  
藏去古未遠置一而十一三之以三爲實以四爲積不可易也  
伶州鳩所論六間六正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從來已舊安得指  
短極之律以起至大之宮使鐘量衡度皆無所從始乎凡樂言  
鐘呂爲人生致用之大端鬼神所用進退亥爲應鍾卯爲夾鐘  
未爲林鐘此三鐘者三甲所治易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謂是  
物也已爲南呂丑爲大呂酉爲仲呂此三呂者爲三庚所治易  
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謂是物也黃鐘爲子子與亥 從陽治  
陽者爲王治陽而王鐘蕤賓爲午午與巳從陰治陰者爲客故

言賓而治呂王客之分出入之序六府三事之所爲治也禮祀天神則用圜鐘爲宮以相次爲序祀地祇則用函鐘爲宮以相生爲序祀人鬼則用黃鐘爲宮以相合爲序其以黃鐘代應鐘亦猶之尊子而紉亥也凡道之本於禮樂者皆與天行之度一相追禮退而紉樂進而盈樂動而升禮讓而反日之讓天月之讓日進而稱順退而數逆藏往知來其致一也日月律度之差各十三有餘爲日月交食之會折之爲六分有半爲律法之所從極蔡元定稱子丑寅卯辰巳上得全分午未辛酉戌亥下得全秒猶未爲定論惟以十二差之自三分九釐損益上下以至於一分而極而半聲間起之法亦於是而出矣木上云然則太師吹銅聽律以知師之善敗如何某云予非警史安知吹律然詩稱其軍三單大國一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之數與天道參六師之義倍而用之用眾之律而過於天道未有不敗者也然則律數十有七萬八千餘強何也曰置一而十一三之是大易之偶數也因而三之五十三萬餘強而與天俱周律之與禮樂天道兵師其槩一也

### 孝經辨義

或問孝經無念爾祖律脩厥德爲德本發揮第一義後來四引詩皆是脩德詠歎不到能養上去是以子游問孝夫子止說敬字庶人一章止說此庶人之孝更不引詩了此意如何石齋云此是分章錯了夫子論五孝皆先引詩而後發義如首章說至德要道又說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以孝立教是此書大綱領如中庸天命之謂性一章說率性脩道後來顯出虞舜周文亦是此意第二節說夫孝始於事親本於不敢毀傷爲孝之

始終於立身究於揚名後世爲孝之終終始兩義明然故五孝之章結以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如大學說物有本末脩身爲本結云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亦是此意看五孝一篇分明是大學中庸二篇之義若合此篇與學庸並行是四書五經之三始也如聿脩之詩不過爲天子之孝發端耳自天子至庶人同此孝德雖尊養義殊而聿脩則一安得謂四孝宜引詩而庶人不宜引詩又安得謂聿脩之義遂爲德本教生之旨乎

然則孝經首章何爲以聿脩之詩結德本之義又何爲四孝引詩至庶人獨不引詩也

曰五孝俱先引詩如首章之意已盡於孝有終始一段至第二節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自更端爲五孝張本所以遂引大雅以起天子之孝如王之蓋臣無念爾祖明明爲天子而發安得首章遂引詩自爲詠歎至於庶人獨寥然闕絕非特意義乖離亦文勢紕漏矣

然則孝經自前漢已劉學宮又文辭簡少閭巷之所易習自匡衡進講時已云大雅聿脩厥德仲尼引爲孝經之首章今遽以首章斷於孝之終也而離大雅爲夫子之發端則自匡衡時何不如此并閭巷所誦習亦皆無異義豈亦孔壁之前孝經未著自疏廣匡衡而後離章殊旨耶

曰自孝經劉於學宮經師進講止取其崇闕便於誦說者又拘於字義晰理未精遂以大雅之詩爲德本發詠又見呂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以一人爲天子故遂以諸侯之發端爲天子之結義不知古人雜引詩書多在篇前如禮記中坊表諸篇似此

甚眾卽如中庸尙絅之詩亦先引詩而後說義又何疑於念祖  
聿脩之爲天子起義乎諸侯雖不得自爲一人而引詩者斷章  
取義如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此卽一  
人有慶兆民賴之之意又何疑乎

或曰以聿脩之詩移於天子有慶之書移於諸侯戰兢之詩  
移於卿大夫夙夜匪懈與無忝所生歸於士庶人則五詩均  
齊似矣然中間過節各有子曰二字文理微礙與緇衣坊表  
門人記撰體制不同不知王逸劉炫原本與晦翁定本所加  
損子曰三四處可因而動移之歟

曰孝經各有引詩及子曰字疑亦曾子門人所記看他首稱仲  
尼曾子則非仲尼手授無疑也然王逸本故自天子至庶人章  
上有子曰二字則文理失順又孝德章加子曰亦虛衍難施惟  
首章夫孝始於事親節宜加子曰兩字爲五孝統餘俱可省耳  
班生曰與其過而去之當過而存之晦翁作孝經定本刪去聖  
治章數句至今爲人口實今於五孝之章各留子曰字亦無損  
於義何必去經文以就便讀乎

或曰晦翁以五孝首篇爲經餘十二篇爲傳各釋首章之意  
如三才章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是釋以順天下之  
意如此分布都釋五孝之義是否

曰大學首章爲經下章爲傳此自有夫子曾子言義不同今孝  
經皆記夫子之言安得自分經傳凡夫子之行事見於孝經孝  
始於不敢毀傷終於揚名後世始於不敢惡慢一人終於郊祀  
配天禍患不生災害不作故孝者教也教者禮所從出禮歸於  
敬敬出於孝孝敬立而治道畢故廣至德之章直曰禮者敬而

已矣首篇祇言至德要道是一孝字直到結束乃指出敬字凡天子之不敢惡慢諸侯之不敢驕溢卿大夫之不敢不法士庶人之忠順不失謹身節用皆敬也皆孝也至於先王之自身率先敬人之父敬人之兄敬人之君皆以天子而親行子弟之事明堂之三老五更辟雍之執醬饋醕藉田之秉耒三推宗廟之禮牲袒割是一部禮記皆爲孝經作傳又何有孝經自分經傳之理乎

然則孝經爲經禮記爲傳不如取大戴記中曾子十篇爲傳一則與孝經表裡一則是曾子家言如汎汎將一部禮記服食喪祭爲緒千端如何連類而貫

曰禮記雖有千端不過是教孝教敬如曲禮內則玉藻郊特牲祭義祭法喪服記曾子問王制文王世子數篇大略已盡因而推之冠昏燕射鄉飲酒以悉其端求之禮運禮器坊表諸篇以暢其說而哀公問一篇於敬身敬親之旨殫發表裏無復遺矣孝經一部書與哀公一篇大半出入而嚴父配天之意獨爲淵微要獸畝之下不傷一物不殺一草木禽獸各有嚴父配天意象許多禮樂皆繇中和而出資孝敬而立孝以導和敬以致中明此兩字雖與周公共作禮樂可也曾子明孝十篇語雖親切而規模意象不得與孝經相副相其所至與禮樂內則同歸今作孝經大傳先明篇章次論孝敬淵源三論反文歸質而孝經意義燦然雖三禮如亂刊繁就簡可以畢學矣

或問反文就質之義如何

曰孝經自不毀傷其身以不毀傷天下不惡慢一人以至享祀上帝皆原本敦素卽心爲治許大學問不假一毫緣飾不假一

毫事功中間避刑辟兵制禮創樂至於擗踊哭泣三日而食皆  
質素自然愚夫愚婦所當心自盡者卻有仰思不合的道理夫  
子特地爲素王敷治似周公太文夫子太質也勿論三禮官儀  
視此繁重卽如中庸大學視此尙未簡素讀孝經後眞覺良知  
良能塞天塞地於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處千倍  
工夫鍛鑄難成卽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處端本正原一部孟  
子俱從此出故孝經有五大義本性立教因心爲治令人知非  
孝無教非性無道爲聖賢學問根本一也約教於禮約禮於敬  
令人知敬以致中孝以導和爲帝王致治淵源二也則天因地  
常以地道自處履順行讓使天下銷其戾心覺五刑五兵無得  
力處爲古今治亂淵源三也反文尙質以夏商之道救周四也  
闢楊誅墨使佛老之道不得亂常五也以是五者宣翼孝經別  
其章分然後以禮記諸篇條貫麗之雖不看吾大傳可以意作  
矣

太元元經原本

吳季安云嚮承緒論謂太元出於春秋元經本於太元此說去  
古微遠何以取信且如楊雄吾門之所不道何以一旦推轂與  
於斯文某云論聖學精微則雖回賜有所未逮論其遺緒單傳  
雖田何胥弓公穀之流猶有所得何況楊雄譬如太元方州部  
家雖出於古麻章部紀元之說然而大初麻未有此語分明是  
子雲開端子雲以春秋參用九九遂以九九立元此數之至小  
者然春秋亦是此說因而兩之四百八十有六以九乘之爲四  
千三百七十四凡一歲退天九辰積至四百八十六年而過天  
一歲此春秋退天之數十一元而至己未隱公元年之所爲始

也。太元雖不顯說而其數兩用春秋以爲元法，參用春秋以爲日法，十八用春秋以爲歲法，則猶出於春秋也。故自秦始皇三十六年甲子至魏黃初己巳而秣法一終，張平子曰：子雲太元爲漢家四百二十年之祿，則猶未知太元也。元經始於晉金墉之年，終於南北入隋三百之數，裁用全詩，雖不出於太元，然今略稽詩春秋之數於魏晉之間，得其統繫，非如後人以三晉分端而立綱目也。季安云：三晉之始，綱目猶金墉之造，元經何曾與吾門同說？吾門每抑子雲而尊文中，今旣以太元繫於春秋，又以元經繫於太元，則尊之愈以抑之耳。某云：古人何可輕貶子雲？止爲優游新室，蒙仕莽之嘲，八十老翁亦何所求其沒也？能使子弟廬墓三年不去，其行事亦有過人者，看他推尊李仲元嚴君平其意，自見焦漪園亦謂劇美不出子雲之手，但其學

問深醇不及文中耳。季安云：文中初不學易，緣何與吾門同旨？某云：文中亦嘗問易於關子明、關子明、豫知、隋唐之鼎革，文中元經盡於開皇之中年，與子明符契如此，制作都非時賢所幾。季安云：聖賢著書止是論理，絕不關象數，上事如貞觀之間，李淳風知女主之已入，興元之前，桑道茂知奉天之可出，此俱鳩鷓之智於易春秋，有何干涉？某云：雖則吾門不談，亦是吾門所當知之理，譬如夫子不爲衛君與野哉之嘆，相較何止三十里。吾以女爲死，與子在回何敢死之答相達，何止一間？夫子教子路知之爲知之，又云不知闕如此處，分明點金化鐵，可惜此學不傳也。季安云：楊雄旣知春秋何爲不知漢室之當興，新室之將絕，致有爲投閣之事？王通旣兼詩易何爲入隋獻策不與王魏商略興王之理？某云：道之興廢不在一人，魯衰適越，夫子不



能挽其終楊虎將叛夫子不能持其始邴邴之墮不得與夾谷同功陳蔡之圍不得與趙河同智聖者見端應龍藏尾何必幾先盡爲賢者事乎季安云然則詩與春秋同出於易夫子刪詩與春秋同筆卽如詩中揚水將仲子同車相求兆南山猗嗟之類尙數十篇皆在春秋之世而云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卽如大東都人士西顧興嗟未必不爲東遷後詩則雅詩之亡與天子不採風之說皆相抵牾孟子何爲發此微言某云孟子親承子思此語必非臆說大抵詩篇感歎追思之言皆自厲宣而後稱誦道古之說皆自幽平而前毛詩古敘不可盡信如吉甫旣逐其子使後來有伯服宜白之禍而大雅比於清風申伯帥犬戎滅周又以豐鎬畀於嬴秦而詩人比於崧嶽當時典章脩明老成俱在雖有優柔平中之言不沒風刺規戒之實及於詩法

旣亡而春秋不得不作猶楮蒯之變爲履較弓彈之變爲斧鉞春秋之本秦而紕楚猶詩之滅楚而冒秦其義一也季安曰然則是不關理數歟某云自成王至桓王二百二十四年除成康初年入於詩麻詩盡而蹟息至蹟息而春秋興春王元年仲尼之所爲作也季安云然則公羊何休俱云仲尼自王是與某云仲尼焉敢仲尼則猶之臣子也有德無位不作禮樂何行夏豈布王令之有季安云然則春王正月亦猶之周月歟曰是周月也晷影之始於冬至易象之始於元復是周公之極制也義兆呂宗長民去非俱云旣有此法則今人亦可用之夏時周月兩不相廢夫子又何以必云行夏之時乎某云立法貴當取法貴精三代不相襲禮周公之革殷正孔子之復夏時並行不悖何足爲嫌必如行子正者皆貴霜雪而後陽春則復之初九亦有

履霜堅冰之懼矣季安云然則履霜堅冰不爲復之初九而爲坤之初六何也曰當盛夏而戒堅冰是聖人之遠慮也且自閉關而致於泰則聖人亦以馴致之矣錢去非云三代皆行夏時但布令行政奏樂行事則三統異向某云吾聞之先師亦如吾子之言也然自春秋祀禴嘗蒸未之有變若布令行事皆用周月則勢不得不以夏月而變周豈是豳風之日月有不能雙存者矣禮三年而郊禘與五年而大禘皆以兩閏之年正其春始率斯道也周孔文禹前後同歸不以爲怪矣季安云然則楊雄王通亦足以與於此乎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儒脉 五月初三日

孟長民間濂溪諸先生所造如何某云古人去遠何可測識但當時英賢如王半山蘇子瞻程伯淳兄弟各有異同到濂溪面

前止得推服更無話說王半山見濂溪與語連日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子瞻直云濂溪豈吾輩造化乃其徒伯淳兄弟亦直謂光風霽月坐人春風中如此人當柄可使世路消諸波濤長民云濂溪與半山語連日夜不知是何語某云不過是通書太極圖中語耳長民云此中便粹精否某云有宋諸儒初皆泛濫內典於性命上事看不分明易稱繼善成性學庸止善明善孟夫子直接思會更無半語差錯濂溪便說性上有剛善柔善剛惡柔惡此皆錯認二五以爲太極錯認氣質以爲天性也伯淳原本濂溪便說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與孔孟何其異旨張橫渠聰明在諸賢之上又說絳太虛有天之名絳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不知虛氣更是何物如此等議論豈可令孔孟見之乎半山語連日夜要未分明所

以半山終身受氣質之累長民云如濂溪出處儘可觀某云先生作用出處都自可觀嘗在湓江語潘興嗣云吾結髮爲學將有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與子相從歌詠先生之道樂此未晚看他胸中全有求志達道底意思要是三代以上人物如太極圖者真可不作作亦不可傳試看禮運禮器如本爲太乙分爲天地轉爲陰陽其降曰命其官曰天又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等語豈是諸老寤夢之所能及

長民又云邵康節是如何某云晦菴說伊便是一種聖人論其所學可謂安且成矣長民云康節比濂溪如何某云二公德行皆造論其所學濂溪安可比堯夫堯夫自云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此處止有堯夫到得與對潘興嗣論何啻干

里長民云二程卻輕薄它如何某云二程止見得濂溪田地不到堯夫田地也伊川云邵堯夫止是一箇識道理人又云不免有玩世不恭之意張橫渠自謂知命每到堯夫處取命看堯夫止笑不答之富鄭公每憂王呂之變堯夫止是以理斷他無能爲耳何曾說及數字二程說堯夫欲以數學傳它它不肯受此數學二字便不是都是夢囈中語堯夫百原山十九年精神如何便是二程言下契悟王文中十四而爲人師猶且學禮學詩學易春秋各有師說二程兄弟獨以宿學差肩濂溪其門人直以張橫渠爲從明道受學大是紕繆論德器中和則伯淳稱首學問醇正則伊川次之至於堯夫高識元慶豈復諸賢之所能及長民云朱夫子亦說先天圖有些造作不曾勘契濂溪底本卻於中間拗作這畫此是如何某云先天圖如有造作則口鼻

耳目屯蒙需訟已自造作千分凡人信其已通抵所不解事事皆然某今說此又開後人爭辨之端大抵讀書止讀學庸語孟依註解經若說尊道等事實實有得者止得默存成性與道偕藏切不要逗漏一番使聖賢露其聰明道路增其驚怪每誦堯夫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三復斯言唯有惶愧願吾友實實磨勘吾生平亦曾皺眉多少耳

朱陸刊疑

五月初五日

何義兆云朱陸初來止是一家自晦翁至鵞湖後生許多辭說還是何處關繫某云伊兩家辨論不自鵞湖而始卻是陸子美開端明刺濂溪不是晦翁尊崇濂溪見子美詆濂溪無極太極爲老氏之學遂生異同其後子壽子靜原本伯兄與晦翁格物致知之說爭源分流學者從之遂分徑路其實陸氏淵源本自

不錯子靜識見太朗氣岸未融每於廣坐中說晦翁又是一意見又是一議論又是一定本晦翁亦消受不過所以前面與子美爭論無極止說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足矣此極和平中間又露出淺狹邪說字面三陸亦如何消受所以讀書止宜涵泳如大海分丘何所不有興雲致雨吐納萬流豈必與眾峰百源角其深秀哉子靜說聖賢淵源止在愛敬二字體貼分明用之不盡知之爲致知格之爲格物此處豈有病痛夫子說一部孝經無一處着學問無一處是天質了得如自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推到郊祀上帝尊祖配天中間周孔多少學問一部禮記貫串不盡陸家淵源家庭之中有禮有灋施於州郡築險賑饑隨方立濟極不是禪家作用而晦翁詆之爲禪宜子靜之不服也凡讀書看古人爭難處止是借來發端開吾寤寐不得隨它

訶牆罵壁如晦翁之格致子靜之良知皆有瑕璽亦皆不遠於聖門之學非如今人一向走空遂落西竺雲霧須用藥方一一呼名看其答應也必如高明柔克沈潛剛克兩克之功隨人變化用子靜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劑子靜使子靜不失於高明晦翁不滯於沈潛雖思孟復生何閒之有朱士美云此莫近於調停否某云天下事惟邪正兩家調停不得既是一家何必苦自同異翁呂宗云先儒不同異吾輩何處著眼某云見水火而知甘苦見甘苦而知鹽梅此處服食雖萬病回春亦可不看也

子靜直指

翁呂宗云濂溪說無極而太極與陸子靜良知之說本自脗合晦翁既尊濂溪則不必攻子靜何爲又有異同某云無極之話更不消說以老子名目冠於繫辭之上尙是小處即使後人不

辨亦是理路難行但如夫子說有知乎哉無知也陸家亦云無知而有知此是良知之說後來海門龍谿皆從此落脚卻自紛紛難明可惜當時晦翁強護濂溪一面使子靜知愛知敬之說不甚昌明耳呂宗云子靜說耳自能聰目自能明鼻自知香臭此處更無學問豈不是墜了禪地也某云此處子靜原有病痛伊於形色天性處尋卻向上一路其實於君子不爲性不爲命處少卻權衡宋儒於性字不十分理會所理會者止是孟子口之於味一章誤入食色雲霧所以明道亦謂氣質之性濂溪亦分善惡剛柔皆於此中看得混雜如就知愛知敬徹地分明則子靜之說與龍溪良齋亦無差別也呂宗云龍溪良齋亦說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此二句都不是何得與子靜同歸某云陽明全是濂溪學問做出子靜事功呂宗云陽明掀

天揭地如何作子靜事功某云看子靜在荆門如許心手豈是尋常穿衣喫飯者凡事業勲猷是上天所命道德行誼是自家成立學問大者再不於此處著眼也呂宗云然則此處命字亦有氣數之命義理之命則於周程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更無異同也某云論運數便是運數說不得命猶說氣質便是氣質說不得性也然則孟子性命一章是如何某云孟子此處止是教人學問使人於知性立命處煞下工夫不要爲氣質食色所溷後人看不清楚耳呂宗云如此則目自能明耳自能聰鼻自知香臭與子思九思作用不無差池某云諸儒所說尊德性者皆看性不看德字諸儒所說道問學者皆看學不看問字也呂宗云說理又說德性分明有氣質之性猶說道心又說人心分明有人欲之心所以周程都說兩騎卻是前聖所開不是周程純

繆某云性善一路發於虞廷盛於孔門著於曾思昌於孟子如說此中更有未明則周程二公便據孔孟思曾而上矣呂宗云虞廷說人心道心已犯兩路何處是太極定針某云人心道心猶之天道人道天道極微難得不思不勉止要人涵養漸到從容田地使微者自宏人道極危難得便精便一止要人擇執漸到誠明去處使危者自平不是此一心便有理欲善惡俱出性地也呂宗云如此中原無兩路何爲又著擇執如擇乎中庸得一善與不明乎善兩端擇用處皆兩路分差所以費許多圖維某云都是向善一路但須擇執乃中中乃精精乃一如不到精一執中猶近遠路頭如何立命立教呂宗云如夫子說性相近便還有周程的意思某云不然譬如桀紂無羣小青藍其初亦近於堯舜此處便是性善決說不得堯舜無禹皋護持必至於

梁紂也繼善成性是天命合人的道理繼志述事是人道合天的道理譬如祖父遺下產業此都是極好意思到其閒田土佳惡物產精粗便是肥磽氣質上事如何說祖父意有善惡也學者一切以周孔爲師參稽於學庸沈浸於語孟得其閒十行百行自做得善人從此致精到一字一語受用不盡處自是敵國之寶祖父遺此嘉惠來人切不要持此與他家角勝也呂宗云今日如此不免與周程較論某云此吾家譜牒遺下鐘鼎衣冠亦須磨勘免爲他家篡動士美云如此看子靜是吾家好種子幾爲稂莠所奪長民木上亦云此道止是自家耘鋤決怪祖宗兄弟不得某云旣如此可保家道清平怨惡不作也

格物證

五月初九日

郭彥深云格物與博文想是一事不知孔顏終日言語更是何

物如是博文之物則窮年莫殫如是克己之物則數言可畢顏子旣從博文下手夫子又斬絕挽到克己路上博文之物與克己之物是一是二還須思量某云前賢亦有參看及此者彥深云周程朱陸俱未曾參說則須是我們理會也某云劉器之嘗說格物反覆其手曰止是此處看不透故須格物此是從克己處入手於形色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頭邵伯溫亦說格物云先子內外篇止是萬物皆備於我學者格物止看易詩書春秋此是從博文處入手於理義看到至命上是漸次路頭古今學者止是此兩路顏子喟然之物才情未竭夫子誘它於文禮上作功夫及至才情竭後鑽仰莫從仁義禮樂漸成墮黜看一身聰明都無著處此是復見天心時候學者須兼此兩路工夫莫作南頓北漸誤墮禪門也彥深云克復博約想亦是并下工夫

無分先後顏子從事疑在喟歎之先安得更云才情竭後乃見天心莫是墮黜明聰亦關莊生戲論耶某云論學問則學問同歸論功夫則漸頓殊候形色之與天性文章之與性道總是一物但下手駐足確有兩候朱陸兩公不合自爲異同耳彥深云如天人物我原本誠明不誠不明便是無物子思子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格物致知止是此事某云彥深胸中自是分明大易源流已自勘過何須從我前討分曉彥深又云然則吾門常說物有本末格物物格止是此物於此處得無異同某云巨靈壁上亦是此掌五指峰頭別無岱華漸次看去都作琉璃突兀當前止成芥草且看一物有根有節便知萬象無我無它

書示同學二十一則 缺一則

讀書先看孔門人言論如游夏文辭見於戴記者最宜諷誦其次則曾夫子數篇見於小戴尤爲深雅左氏親見仲尼其言論一字不可輕竄其下者乃至劉向董仲舒賈誼於文章性道均有從入處其餘碌碌不足觀也司馬八書有出入荀卿者於時務上亦大略閃囑過此則文人之游谿託足無地矣宋人書須至四五十時家塾請老師談話要是絕華歸根披枝見果也張橫渠才高識地亦透陸子靜於孟子書上看得最有淵源若先看宋人書以尋周孔雖脈絡最親猶指魯檜而辯嶧碑不復知其真補也大抵此事亦看人才質以爲遠近舍此二種無復讀書之法矣

凡學問自羲文周孔而外皆無復義味王介甫少年止作詞章誦漢人一二大篇文字便自謂讀書晚後見中條南屏談雲巖



馮山一二語便謂經嶽之外別自有人如此學問安得不爲呂  
吉甫所誤卽如濂溪延平諸老都有走入幽路處至如看聖賢  
書欲求實用便向管晏門頭推魚叩鉢更爲不倫須知義文周  
孔止是爲造物掌記至其自家位置直與造物一般此中精微  
大有不可了解去處勿向顏孟下頭跟人話唾誤爲珠寶也  
春秋是一部忠恕之書詩經是一部誠正之具以忠恕兩字看  
春秋則於四始三微五倫百禮無所不合不以忠恕看春秋則  
褒貶進退爵地名氏皆爲攘竊之梯階亂賊所藉口矣以誠正  
兩字看詩經則隆汙貞淫巷伯緇衣觸目興心俱爲向上一路  
不以誠正看詩經則五際六義艸木鳥獸於吾門有何干涉自  
胡康侯說春秋朱元晦說詩來去聖漸遠然是漢唐前輩原流  
如此非兩老臆說也聖人沒而微言絕要知易繫詩春秋三書

俱在決無絕理必如法師典史所說春秋山人墨客所說風雅  
則稍弄柔翰通文理者便已如此又何消不食不寢研求之功  
顏回子夏十載之力也鄉來說此亦覺自己不是比以忠恕誠  
正洗之覺頭面頗清必欲踐迹入室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此  
二書者尙須廿年之功耳

作詩人談風格才諳隨伊情態千生英葩濤湧是亂道  
本性情亦是帝王道化之餘被於水土曲直豔淡各不相非雅  
須老於政事留心經濟感歎盛衰與神明君相鐘鼓互答非復  
詞人之所得與頌則聖人節奏非聲律章句之所通子夏入學  
三年猶如岸谷而今人欲專以筆頭陶寫滿意高步可歎也夫  
詩有正變五際雖是後人語卻是聖門要領春秋有正變三際  
與詩上下此兩部是仲尼左右手眼提取一世寶藏照耀百世

三十年來說此兩部一章一句無有信者試看黃河南流大江東注常武不成王室如是也諸友云聖賢白地教人可步可趨如何引入入黑昧底路僕云日入虞淵復登若木中宵覆被覽鏡晨餐誰人將爾漆桶中去

識不除則疑諍日多才未竭則聲華易動學道之人要如鐵柱木郎止隨日光量其倒影切不宜作畫船塊輦跟人拖水登山也

趣願大平則肥流與激水同窪託想微迂則獨絃與繁音共淡矣公明儀有師文之稱顏子淵有舜人之嘆皆想邈一世趣千年故談淵雲而昨舌必■蝮志同歸遡伊傳而驚流究與馮趙比濫也是以遠梁發響則別者稱神竦島移情則聞者動色趙岐有言學問之道志高者通劉瓛亦云浮華之流方於土狗是

之謂歟

練文猶之馭兵選精則用博出簡則力專宋末防江之師至百二十萬諸賢經義亦動至千言記云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非言有枝葉非君子所貴也又如練將練心讀書治志趙岐有言學問之道志高者通豈關書乎射人射馬擒賊擒王亦是此法讀書多則智識長宅體靜則福力堅選言而存之則浮藻不生約理而行之則塵情自落故源本性道亦文章之端務也

學問之道雖云變化氣質亦因資材所近不可相強洪範說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變友柔克強弗友剛克此四克爲五行變化聖賢裁成之妙學聚思辨寬居仁行俱從此處下手韋絃兩佩極得此法也劉安世酒後握拳極緊楊敬夫跌足起立甚恭少年念此殊爲未然至四十後思之遂成丹藥未宋朱陸分馳鶯

湖門人強半逃空考亭門人依然傳註然亦是傳習差池非云朱藍異質也蘓文忠再傳遂走錯路世人以溷考亭不是考亭罪過要知德性易澆如波撼月問學多効如染入絲繪繡絺絡遂爲帝王之衣廢泉斷練不受鍼杼之用元叔浩歎於曲鍼柔生腐心於鑄硯雖志趣不齊而輪軌一也如切如磋是之謂與倪爾徵談辨物居方爲易經結部此是何意僕云晚飯叩鐘就燈覆被又問尙書璣衡積閏爲厯數開端此是何意僕云早起梳頭漱涎叩齒又問周官中際立宮不用商聲鬼神畢格此是何意僕云白日街頭不要問路宵中佳夢止是東行爾徵云如此則某猶不解也僕云說不解者尙有解期若便點頭終成石子

馬伏波身佐興主其人材在耿鄧而上卻自家要做鄉里善人

王逸少識地名通晉室名賢未有其輩亦仰慕萬石君之風今明運復興英杰輩出品題人事無復東觀之餘高坐元談亦非王何所漸似不必伏波遺誠之書宏景痛艾之句也然如鄉里善人及萬石子弟儘有細心功夫極得詩書之方伏波一紙書爲漢二百年治亂公案逸少與東亭參差翩然誓墓看處仲前頭江州兄弟直使人欲數馬尻不得也看詩正雅中推兩小心一爲文王一爲仲山甫文王遺艱仲甫再造雖天人殊等而古訓威儀與亦式亦入處亦無十分差別謝安石每次遊山輒費十萬錢危具然遇最下將卒無不得其懽心看他都有極細密處如告子弟云聖賢去人其間不遠勿說作聖賢亦是刻鵠畫虎之事也

忠孝臣子之常性亦非臣子之所當言至於文章晨餐夕簞爲

性命之英華綸經之籽軸麗之爲澤攜之曰益何可廢也王介甫畢世乖張惟有經義一事爲洙泗之勲庸選衡之極則即使後有作者欲損益諸科參由求於顏閔課政事於農桑及其流弊必如仲任偉長所譏爲里正閭胥開其倖實而已士大夫在朝守官不樂有講學之名業以啟沃歸於細旃敬樂歸於黌序誠不必多一翻握笑爲達者所憂至於家居有子弟間族之責欲整齊風軌開益來人卽歲時類聚敷颺舊學以上暢皇仁下匡流染不得復以月旦爲嫌易漸之上九羽可用爲儀蠱之上九曰高尚其事兩象皆居末爻不當正位夫子皆繫之曰育德善俗可見育德非獨先甲之能善俗非獨長民之任也凡人性本善不樂爲小人以小人歸之其勢激頽唯文章一道鵠素烏青有目共別會友輔仁雖渾沌槁杌不復以此限其子弟人能

除其勝氣黜其傲心元不入曇佞不入莊去堯舜之道不以爲遠必於尊道一路致盡溫敦似於過庭而外尙有終日之言不

謂默成而餘更無篤述之事也

此條已見卷廿二作質園山中其獻汝書

兩漢人疏語自委巷男子暨於蠻夷皆斐豐可觀此自孟堅蔚宗之力子長略不脩飾卻借荀卿國策諸賢之緒其它書傳前無因循獨肆軌馭可孤詣矣苟悅諸賢亦有佳篇陶鍊力殊便有雄語如楮先生數行可概也元美便云漢人文字易爲組練緣諸羣流俱無俚俗大約古今雅俗不殊猶之水火了無異性經鼎入鑪變鹵成砂吐口自別安得云千石七姊之名俱雅於今耶

嘉隆之際風雅擅於名流臺閣之間徒存位廓見元美諸賢歌謳顯者殷少保王文肅日與周旋不以爲惡也邇來談者益稱

郭明龍以筆墨餘長少傲時輩幾乎不免福清公初集力追前人以後亦遂信手故知此道不繫勝緣微雲太清信爲可灑吾與玉汝同在墨池未能免此猶冀來者漸反無能歸於淡漠耳玉劍在地見光百尺空山呵氣響於金石故積美者上騰致虛者多益人知夫振采之榮名不知夫敦樸之茂實故粟以守自名米以美自食

以物役心者疲以藝役心者賤故學成於人所不知道尊於人所不見鸚鵡之智自窮山雞之文自炫故朝槿羣秀而不芳松栢孤危而寡怨也

連城萬鎰奚取教琢薨棟凌雲各自擇木素則爲絢有裝初服小不敢臣與道教樸管唯傳巖居萃卜築一芥千駟澹然寡慾亦唯臯陶奮於華族六行九德以格不淑是唯吾師淳性懋學

終日黽黽嘗恐不足葛侯勵志所惜尺幅安石靜好而累絲竹君子達上以步高躅道無今古世無季叔機事漸多道心愈薄勿喜鐘鼎勿惡溝壑志在伊臯猶慙管樂志在葛謝恐墮樸簞用舍在天行藏自牧大忠不忤至孝不辱悠哉悠哉先民有作風雅雲烟何足當真筆研波濤亦能染人神仙爲吾道之僕隸釋典爲吾道之灰塵能視能聽知愛知親勿以明珠而爲糠粃勿以秉燭而亂青燐

何謂荒年穀吾有詩書成稼穡何謂豐年玉吾有文章天所樂忠信爲家惇和爲族敬慎以爲主人勤勞以爲童僕不貪非分之求不享無功之福貽孫者滙百川之流燕子者樹十年之木故明麗天

以下缺

禮問

元本作書堵收子褒史後無篇首至回人傑也以至三百四子今从公自書卷

義興堵仲緘以六歲喪母十許歲喪父及祖既三十餘成進士自傷初時情文未浹乃伏墓泗泣制為苴削居廬二百七十日或問於史周曰堵子之追服居廬禮歟史周曰是禮所繇制何直禮也古者與父母無時無時則雖百年猶可以期禫相起記曰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擗擗斯踊矣堵子之登第堵子之舞也堵子之苴削居廬堵子之踊也譬禮其猶錦歟錦生於帛帛生於機機生於絲絲生於繭堵子則所謂禮繭也從是纁之彌綸於天下或曰前此者有諸乎曰何必其有之也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例之有曰然則諸先生所稱劉瑜法宗王文殊梁文貞沈思整皆幼罹焚閔長始追服是古人常行之也曰舉其人則固多有之矣或起於亂離哀巨創深或漸於風教矯俗

遂志范未矩將客種收解責之後乃自追喪袁本初自持母喪  
禫除之外復廬父墓二人者固人傑也以至楊引追制於襄垣  
徐肅負土於汲郡皆起自單門霜風易悲王臻兄弟以名孝廉  
起家京海因岷泣岵緣梓號桑皆名著於堂皇事表於閭巷或  
持此終身或相起於五六年之內必若蔣公所云甫稱釋褐旋  
復結茨以彼初喪襄此新達則未有如堵子之負者也或曰堵  
子旣感屬纊之言克承先志進於祿養則立行顯揚列鼎前後  
足以爲禮何必啜蔬枕曲復脩鞠凶之儀乎史周曰嗚呼以列  
鼎揚旃爲足以榮其親此道所以遂絕於世也古孝子之爲哀  
也始於爲殯爲殯不足而後爲桐爲桐不足而後取麻枲而裂  
之被之蓬蓬然若將委於藁艸之中蓬蒿之下如曰父母之意  
以畫以繡則是苴削之乖崖不如稻錦之爲志事也或曰堵子

感於世俗釋褐之後車過里門長者走匿降者持皂刺候門不  
見尖頭鶴呼如迎皇尸以是大愾而爲之主至於苦由自將以  
愧夫世之鮮車怒馬者史周曰何爲其然也被衰經者志不在  
於梁肉決癰疽者目不見飛鳥方堵子登第而歸循其階瞰其  
房見其詩書筐篋無一而非其祖考若妣者又無一可遇其祖  
考若妣奄忽一二十載則猶之朝暮也其茶蓼劬勞一一宛然  
發聲哀吽禮遂以起方是時有雷霆鐘鼓堵子不知而謂鄉里  
之內怒馬鮮車者堵子容知之乎堵子所謂不以愧人而以愧  
己者也或曰堵子旣感乃考屬纊之言以孝以忠思志思事無  
取涕泣以爲佩服則曾閔而下樂正子春而上且算遇之何取  
與王臻楊引之徒一節自靖者硜然爭名史周曰夫是何名之  
有以季札子產之孝也而不以孝名王祥劉殷行通於神明聲

震於竹帛而出處結束多不可觀士若無至性若有至性又委靡墜於流俗范宣沈麟士刎手見血溲悼不自勝方其血下泪出之時亦豈爲名乎江漢之波出於襄口及其匯流而後方舟道德忠孝問於懷抱猶乳之間酒也昔子游觀於衛見孺子踊者告子夏曰吾始以踊爲可已也今乃知其不可以已也或曰然則仲尼之不爲之何也五父之殯既合於防猶是少孤也慕雨泣然則不更築身爲攝相亦不加戚焉何也曰是聖人也其手之所倚足之所履無少與長皆至矣予與堵子則猶五十而襄孺子之事者也曰然則堵子爲之而不以是著於天下不亦可乎曰堵子何著之有月出而有輝霜明而有光月不以爲藻霜不以爲鑑使堵子而終於艸莽則亦負畚插涕與襄垣汲郡諸賢者沒身焉已矣堵子旣冠帶以文章道誼振刷天下情至

者創義至者起特立獨行不悶不懼以孩赤救諸耄老亦何詎不可乎曰然則夫子之不爲之何也曰周也則所謂樸樵之人也何足以語禮周之喪父也已冠喪母也已仕矣離羣索居無書史之陳師徒之厲縞衣而負土元裳而啜泣嗥然而鳴窈然而呼不知時日若鳥獸之決驟識丘壑焉耳彼昔之不知則可以已矣而猶且不已若斷縶之續綆也夫周也則何足以語禮也

格言从自書  
軸幅增

天下長人神智者惟有讀書喫緊要法祇把前賢精義彙錄一番常置目前不出歲月更有進處余玠是一武人見他窗几牆壁間皆是格言每有作用便去聖賢不遠司馬君實是嘿成德行底人所哀集前賢警策處亦動數十幀以此知古人學問皆



在此處下手

古漢語集卷三

李

三

此處下手  
 出處曰...  
 以日余而論且不以...  
 而和...  
 書與...  
 此所以...  
 不可...  
 清...

